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南齊書

第 一 卷

一 冊
至卷一五（紀志）

中華書局

出版說明

南齊書是一部記載南齊封建割據政權歷史的書，齊梁皇族蕭子顯作。全書六十卷，現存五十九卷。

南齊是南北朝時期繼宋以後在南方割據的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蕭道成（南齊高帝）建立南齊，傳了三代。四九四年，蕭道成的侄子蕭鸞（南齊明帝）奪取了帝位，傳了兩代。五〇二年，蕭衍（梁武帝）滅了南齊，另建了梁朝。南齊的統治只有二十三年，是南北朝時期最短促的一個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統治的地區西到現在的四川，北到淮河、漢水，蕭鸞時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當時同南齊對立的，是割據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權（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軍事力量要比南齊強些。

蕭子顯（約公元四八九到五三七），字景陽，南蘭陵郡南蘭陵縣（今江蘇常州西北）人，是蕭道成的孫子。他父親豫章王蕭嶷在南齊前期曾煊赫一時，他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書。他雖然還是梁朝統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但這時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經衰落下來。

蕭子顯入梁以後，還是積極地爲鞏固梁朝政權效力。蕭衍曾當面向蕭子顯兄弟表示，

希望他們作梁朝的「忠臣」。蕭子顯也就特別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爲梁朝的封建統治服務。他曾奏請編纂蕭衍的文集，贊美蕭衍掛名主編的通史，並在國學裏講解由蕭衍題名的五經義。他還編寫了五卷普通北伐記，這書雖已不可見，而顧名思義，應是頌揚蕭衍在普通年間（公元五二〇到五二六）的軍事活動的。他編寫南齊書，也是經過奏請的。蕭子顯還著有後漢書一百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沒有流傳下來。

南齊初年，蕭道成設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編集「國史」。在梁代，沈約著有齊紀，吳均著有齊春秋。蕭子顯的南齊書，多取材於檀超、江淹等的書稿，而他們的稿子沒有傳下來。沈約、吳均的書約在十一世紀以後也散失了。關於南齊的最早的史書，現存的只有這部南齊書。

南齊書六十卷，見於梁書蕭子顯傳。到了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這部書，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劉知幾史通序例曾說過南齊書原有序錄，後人從而推論南齊書佚失的一卷就是序錄。

蕭子顯雖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觀點來修史的，但他以當代入記當代事，在南齊書裏保留了一定數量的比較原始的史料。關於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壓榨及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的傾軋殘殺，書中都有所記載。對當時唐寓之領導的農民起義，在豫章文獻王嶷傳、竟陵文宣

王子良傳、沈文季傳等裏，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對南齊一代的文學史、思想史、科學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學家祖沖之，在南齊書裏就有一篇比較詳細的傳。總的來說，南齊書是一部研究南齊歷史的重要史書。

我們點校南齊書，是用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宋大字本（簡稱百衲本）作底本，參校了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另外，還參校了沈約宋書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考異等書的有關部分。對於前人校勘的成果，我們採用了周星詒、張元濟、張森楷的三種南齊書校勘記稿本，以及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書。全書的總目，是我們重編的。

本書由王仲聲同志點校，宋雲彬同志擔任編輯整理工作。錯誤及不妥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南齊書目錄

卷一 本紀第一

高帝蕭道成上……………一

卷二 本紀第二

高帝下……………三

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蹟……………四

卷四 本紀第四

鬱林王昭業……………六

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王昭文……………七

卷六 本紀第六

明帝鸞……………八

南齊書目錄

卷七 本紀第七

東昏侯寶卷……………九

卷八 本紀第八

和帝寶融……………一二

卷九 志第一

禮上……………一七

卷十 志第二

禮下……………一七

卷十一 志第三

樂……………一七

卷十二 志第四

天文上……………二〇三

卷十三 志第五

天文下……………三三

卷十四 志第六

州郡上……………二四五

卷十五 志第七

州郡下……………二七三

卷十六 志第八

百官……………三一

卷十七 志第九

輿服……………三三三

卷十八 志第十

祥瑞……………三四九

卷十九 志第十一

五行……………三六九

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宣孝陳皇后……………三九〇

高昭劉皇后……………三九〇

武穆裴皇后……………三九一

韓蘭英……………三九二

文安王皇后……………三九二

鬱林王何妃……………三九二

海陵王王妃……………三九三

明敬劉皇后……………三九三

東昏褚皇后……………三九四

和帝王皇后……………三九四

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長懋……………三九七

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嶷……………四〇五

子子廉……………四一九

子操……………四一九

孫元琳……………四二〇

卷二十三 列傳第四

褚淵……………四二五

子賁……………四三一

綦……………四三三

弟澄……………四三三

徐嗣……………四三三

王儉……………四三三

弟遜……………四三八

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柳世隆……………四四五

張瓌……………四五三

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垣崇祖……………四五九

張敬兒……………四六四

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王敬則……………四七九

陳顯達……………四八八

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劉懷珍……………四九九

子靈哲……………五〇四

李安民……………五〇四

王玄載……………五〇九

從子瞻……………五〇九

瞻兄寬……………五一〇

玄載弟玄邈……………五一〇

族人文和……………五二二

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崔祖思……………五七

宗人文仲……………五二

劉善明……………五三

從弟僧副……………五七

蘇侃……………五七

弟烈……………五九

垣榮祖……………五九

從父閔……………五二

從弟歷生……………五二

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呂安國……………五七

全景文……………五九

周山圖……………五〇

周盤龍……………五三

子奉叔……………五四

世雄……………五六

王廣之……………五六

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薛淵……………五三

戴僧靜……………五五

陳胤叔……………五七

桓康……………五七

尹略……………五九

焦度……………五九

曹虎……………六一

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二

江謐……………五九

荀伯玉……………五二

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

王琨……………五七

張岱……………五九

褚炫……………五二

何戢……………五三

王延之……………五四

子倫之……………五六

阮韜……………五六

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五一

子寂……………五八

張緒……………六〇

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六七

孔暹……………六一

何憲……………六一

劉休……………六二

沈沖……………六三

庾杲之……………六五

王謏……………六六

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臨川獻王映……………六二

子子晉……………六三

子游……………六三

長沙威王晃……………六三

武陵昭王暉……………六四

安成恭王暕……………六六

鄱陽王鏘……………六七

桂陽王鐸……………六八

始興簡王鑑……………六九

江夏王鋒……………七〇

南平王銳……………六三〇

宜都王鏗……………六三一

晉熙王鉉……………六三二

河東王鉉……………六三一

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六三五

劉祥……………六三九

從兄彪……………六四三

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到撝……………六四七

弟賁……………六四九

坦……………六四九

劉悛……………六四九

虞悛……………六五四

從弟表……………六五六

胡諧之……………六五六

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六六一

子毅……………六六四

蕭赤斧……………六六四

子穎胄……………六六五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劉瓛……………六七七

弟璉……………六八〇

陸澄……………六八一

王摘……………六八六

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竟陵文宣王子良……………六九二

子昭胄……………七〇三

廬陵王子卿	七〇三
魚復侯子響	七〇四
安陸王子敬	七〇七
晉安王子懋	七〇八
隨郡王子隆	七一〇
建安王子眞	七一一
西陽王子明	七一一
南海王子罕	七一二
巴陵王子倫	七一二
邵陵王子貞	七一三
臨賀王子岳	七一三
西陽王子文	七一三
衡陽王子峻	七一四
南康王子琳	七一四
湘東王子建	七一四

南郡王子夏	七一四
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七二
周顒	七三〇
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七四一
弟詡	七四四
蕭詵	七四五
兄誕	七四七
弟誅	七四七
蕭坦之	七四八
江祐	七五〇
弟祀	七五二
劉暄	七五二
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斆……………七七

何昌寓……………七九

謝瀟……………七六

王思遠……………七四

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七一

沈文季……………七五

兄子昭略……………七〇

昭光……………七〇

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七七

子鈞……………七六

孫子珉……………七八

始安貞王道生……………七八

子遙光……………七八

遙欣……………七九

遙昌……………七九

安陸昭王緬……………七四

子寶晷……………七五

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七九

宗人僧祐……………八一

王慈……………八二

蔡約……………八四

陸慧曉……………八五

顧憲之……………八七

蕭惠基……………八九

弟惠休……………八一

惠朗……………八二

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八七

謝朓……………八五

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八三

孔稚珪……………八五

劉繪……………八四

弟瑱……………八三

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八七

女壻殷叡……………八五

叡族父恒……………八五

奐從弟績……………八五

張沖……………八五

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巴陵王昭秀……………八二

桂陽王昭粲……………八二

明七王

巴陵隱王寶義……………八三

江夏王寶玄……………八三

廬陵王寶源……………八四

鄱陽王寶賁……………八四

邵陵王寶攸……………八五

晉熙王寶嵩……………八六

桂陽王寶貞……………八六

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八六

崔慧景……………八七

張欣泰……………八一

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八八九
檀超	八九一
卞彬	八九二
丘巨源	八九四
王智深	八九六
陸厥	八九七
崔慰祖	九〇一
王遂之	九〇二
從弟珪之	九〇三
祖沖之	九〇三
賈淵	九〇六

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傅琰	九一四
虞愿	九一五
劉懷慰	九一七
裴昭明	九一八
從祖弟顗	九一九
沈憲	九二〇
丘仲起	九二一
李珪之	九二二
毛惠素	九二二
孔琇之	九二三
褚伯玉	九二六
明僧紹	九二七
顧歡	九二八

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目錄

盧度	九三五
臧榮緒	九三六
關康之	九三七
何求	九三七
弟點	九三八
胤	九三八
劉蚪	九三九
庾易	九四〇
宗測	九四〇
宗人尙之	九四一
杜京產	九四二
沈麟士	九四三
吳苞	九四五
徐伯珍	九四五

孝義

崔懷慎	九五五
公孫僧遠	九五六
吳欣之	九五七
韓係伯	九五七
孫淡	九五八
華寶	九五八
韓靈敏	九五九
封延伯	九六〇
吳達之	九六一
王文殊	九六二
朱謙之	九六二
蕭叡明	九六三
樂頤	九六四
弟預	九六四

解仲恭……………九六四

江泌……………九六五

杜栖……………九六五

陸絳……………九六六

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眞……………九七二

楊法持……………九七五

劉係宗……………九七五

茹法亮……………九七六

呂文顯……………九七七

呂文度……………九七八

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九八三

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蠻……………一〇〇七

東南夷……………一〇〇九

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一〇二三

河南吐谷渾氏……………一〇二五

氐仇池楊氏……………一〇二七

羌宕昌……………一〇三三

曾鞏南齊書目錄序……………一〇三七

南齊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鬪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鄼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閔，閔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達，達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卽丘令儁，儁生輔國參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

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兖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汝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

元嘉初，徙爲威烈將軍、^{〔三〕}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疆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明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滑臺陷沒，兖州刺史竺靈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三〕}今擬爲兖州，^{□□}檀征南詳之。」^{〔四〕}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遷輔國鎮北中兵參軍、員外郎。

十年，蕭思話爲梁州刺史，皇考爲其橫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帥楊難當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氐僞魏興太守薛健於黃金山，剋之。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旣潰散，皇考卽據之。氐僞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

壘，相去二里。健與僞馮翊太守蒲（旱）（旱）子悉力出戰，（旱）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公山，爲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呂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蚪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溫，攻逼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皇考命軍中斷梁長數尺，以大斧搃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進，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曰：「承之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

入爲太子屯騎校尉。文帝以平氏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戶。遷右軍將軍。（六）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土民思之，（七）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一年，伐

索虜，至丘檻山，竝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太祖自隨，戍河北，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潛過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沒。太祖還就質固守，爲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沒屬氐；武興西北有蘭臯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談堤城，拔之，虜僞河間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爵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府轉太宰，遷員外郎、直閣中書舍人、西〔陵〕〔陽〕王撫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僚佐，爲北〔軍〕中郎中兵參軍。〔陳太后憂，起爲武烈將軍，復爲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後軍將軍。值明帝立，爲右軍將軍。

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賊前鋒將程揖、孫曇瓘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棄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徵太祖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離，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鼈，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鵲澗，張永遣太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太祖臥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太祖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至黯黈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戶。

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僞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二〕夜舉

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太祖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軍猛銳，何往不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索虜，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

泰始三年，沈攸之、吳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退）〔進〕至淮北，〔三〕圍角城，戍主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遙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卽解。遷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

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勦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加邑二百戶。

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尙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又別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明帝誅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窺竅之望，密與左右閹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亡命。^{〔二〕}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官民，數日便辦，衆二萬人，^{〔三〕}騎五百匹。發盆口，悉乘商旅船舫。^{〔四〕}大雷戍主杜道欣、鵲頭戍主劉譽期告變，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白下；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竝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閒，右衛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

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以欲死報國耳。常日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

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劭，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渡北岸。

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黃回、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破也。」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太祖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已死，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惠朗數百人突入東門，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皆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引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楯扞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

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桁，劉劭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劭及道隆並戰沒。初，劭高尙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冲，上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可（何）追。」劭竟不納。

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閒道從承明門入衛宮闕。

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卽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

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戶，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爲「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加太祖尙書左僕射，本官如故。

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爲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太祖，太祖拒而不納。七月，羽林監袁祗奔景素，^三便舉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

太祖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

太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三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於蠻岡賭跳。^三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中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害無常，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於氈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奏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龍驤赤」。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

十人入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絡車，班劍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台，^{〔三〕}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三〕}攸之爲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爲荊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隣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太祖又保持不許。太祖既廢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賫蒼梧王諸虐害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太祖書推功。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襌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十二月，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襌襠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師恐懼。乙卯，太祖入居朝堂，^{〔三〕}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

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措名宦不達，^{〔三〕}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

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誠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兵，蘊乃下達郢州。世祖爲郢州長史，蘊期世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

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攸之反問初至，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秉恆怯，晡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韜）（韞）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太祖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劉秉走維檐湖，蘊逃園場，並禽斬之。

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踈放好酒。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

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亡口中血出，衆疑行毒

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尙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故爲明帝所任。蒼梧廢，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槌脅曰：「君肉中詎有血！」

祭典籤莫嗣祖知祭謀，太祖召問嗣祖：「袁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太祖竝赦而用之。黃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桁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

太祖屯閱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黃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敕曰：「河南稱慈，諒由掩骼，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表製茲營，崇溝浚塹，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薶。憑軒動懷，巡隍增愴。宜竝爲收改葬，并設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剋，衆潰，自經死，傳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戶，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黃鉞。三月己酉，增班劍爲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餘竝如故。

辛卯，太祖誅鎮北將軍黃回。

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三〕}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鄣、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三〕}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

九月丙午，進位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三〕}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三〕}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

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三〕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三〕鴻緒再維，閔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

乃者，袁〔劉〕〔鄧〕構禍，〔三〕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潁，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卽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昧，弗顧本朝，〔受〕〔爰〕自南區，〔三〕志圖東夏，潛軍閒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

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侮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覲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儵忽，終古莫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蕃，邗、晉、應、韓，翻爲讎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麋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文〕、明之軌誰嗣。〔亮〕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

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謚，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貳，〔賴〕〔韞〕、〔述〕相扇，〔元〕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四〕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噉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鼙鼓一麾，夏首寧謚，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勦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注〕〔汪〕哉邈乎！〔四〕無得而名焉。

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

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豕社。斯實尙父故蕃，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邵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寄，^{〔三〕}同規在昔。^{〔四〕}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零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五〕}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副、^{〔六〕}守尙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鉉，^{〔七〕}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辟，^{〔八〕}去錄尙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秉禮弘律，^{〔九〕}儀刑區宇，遐邇一體，民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脩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烏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儔。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資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

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

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

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白茅，〔齊〕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僂八佾，設鍾虞宮縣。王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

辛卯，宋帝禪位，下詔曰：

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相襲，景和騁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霾，七廟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

祚，眇焉如綴。靜惟此案，夕惕疚心。

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祕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旣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於重華，勳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桔，越〔嘗〕〔裳〕薦輦而已哉。〔四九〕故四奧載宅，六府克和，川陸効珍，禎祥鱗集，卿煙玉露，旦夕揚藻，嘉稷芝英，晷刻呈茂。革運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

昔金政旣淪，水德締構，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闔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

是日宋帝遜于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壬辰，策命齊王曰：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義、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

位，謗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難滅星謀）〔日蝕星隕〕，〔五〕山淪川竭。

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宇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諱，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琬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

再命璽書曰：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

晷景之恆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

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寔繁，鼙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數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賴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舍弘光大，明竝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內昭。重構閭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五〕}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遯，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咸^{〔濟〕}^{〔六〕}仁壽之域。^{〔五〕}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

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宋，曆數告終，寔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

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零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太祖三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五〕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興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爲帝，天目爲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爲桓玄所逼出宮。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爲，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有爲，徐、傅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

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氏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爲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竝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應發爲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禪代之應也。

策文「難滅星謀」疑

校勘記

〔一〕闡生 吳郡太守 永 「永」梁書武帝紀作「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未知孰是。

〔二〕徙爲威烈將軍 殿本改「威烈」爲「武烈」。按宋書百官志有武烈將軍，無威烈將軍。參閱卷七東昏侯紀校勘記第八條。

〔三〕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 「承之」二字原作「諱」，以齊高帝父名承之也。凡帝名宋本、毛本皆

作「諱」，蓋子顯原文如此，今從殿本改，以便讀者。下皆仿此，不別出校記。

〔四〕今擬爲兗州□□檀征南詳之。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闕文作「刺史」二字。張元濟校勘記云：

「疑『□□檀征南詳之』七字爲句。」

〔五〕健與僞馮翊太守蒲（旱）〔早〕子悉力出戰。據殿本改。按宋書蕭思話傳作「蒲早子」，又作「蒲蚤子」，早蚤通用，則作「早子」是。

〔六〕遷右軍將軍。按文選五十九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冠軍將軍」，疑「右軍」爲「冠軍」之譌。承之先爲龍驤，稍遷冠軍，資序正合。若右軍將軍，爲四將軍之一，領宿衛營兵，非雜號將軍之比，時承之無殊勳，不當超遷居之也。

〔七〕梁士民思之。「士」殿本作「士」，張元濟校勘記云作「士」譌。按南史齊紀避唐諱，去「民」字，作「梁士思之」。

〔八〕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洪頤煊諸史考異云：「按宋書蕭思話傳作『胡崇之』，魏書世祖紀亦作『胡崇之』。」今按宋書文帝紀、劉懷肅傳、臧質傳並作「胡崇之」。冊府元龜一百八十四作「胡宗之」。

〔九〕西（陵）〔陽〕王撫軍參軍。張森楷校勘記云：「終宋世無西陵王，『陵』當爲『陽』，各本並譌。」按宋書豫章王子尚傳，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作「西陽王」是，今據

改。

〔二〇〕爲北(軍)中郎中兵參軍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子鸞以北中郎將領南徐州刺史，太祖爲其僚屬，當云北中郎中兵參軍，此多一『軍』字。」今據刪。

〔二一〕析竹爲寄生 「析」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九引作「折」，南史齊紀同。

〔二二〕虜遂(退)(進)至淮北 據南監本、局本改。張森楷校勘記云：「局本作『進』是，是時魏兵轉南，安得云退。」

〔二三〕招聚亡命 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招聚士衆」。

〔二四〕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官民數日便辦衆二萬人 「便辦」南監本、殿本、局本作「得士」。
毛本脫去「元徽二年」至「便辦衆」一行二十字。

〔二五〕悉乘商旅船舫 「舫」南監本、殿本、局本作「艦」。毛本闕「舫」字。

〔二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 按毛本、局本「軍」下有「事」字。

〔二七〕埋首道側 通鑑宋蒼梧王元徽二年作「棄首於水」。考異云：「南齊書云『埋首道側』，宋略云『棄諸溝中』，今從宋書。」

〔二八〕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 「杜黑蠡」通鑑作「杜黑騾」。考異云：「宋書、南齊書作『黑蠡』，今從宋略。」按今本宋書桂陽王休範傳作「杜墨蠡」。

〔一九〕雖悔(可)〔何〕追 據毛本、殿本、局本改。

〔二〇〕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 通鑑作「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納南軍」。考異云：「宋書作『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南齊書作『車騎典籤茅恬』，蓋皆爲褚澄諱耳，今從宋略。」

〔二一〕羽林監袁祗奔景素 張森楷校勘記云：「袁祗」宋書景素本傳作「垣祗祖」，未詳孰是。」

〔二二〕左右張互兒馬墜湖 「張互兒」宋書後廢帝紀作「張五兒」。

〔二三〕又於蠻岡賭跳 「蠻岡」通鑑宋順帝昇明元年作「臺岡」。考異云：「南史作『蠻岡』，今從宋書。」胡三省注：「臺岡，意卽臺城之來岡。」

〔二四〕太祖固辭上台 「上台」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上命」。按宋、齊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稱上台，時道成固辭司空，故以爲言。元龜一百八十四亦作「上台」。

〔二五〕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 「元和」元龜一百八十四、宋書沈攸之傳並作「文和」，通鑑同。

〔二六〕乙卯太祖入居朝堂 殿本考證云：「宋順帝紀、宋略作『丁卯』，與此互異。」

〔二七〕以父指名宦不達 張森楷校勘記云：「宋書王景文傳『指』作『楷』，是。」

〔二八〕秉從弟領軍(輜)(韞) 據殿本改。

〔二九〕劉秉走雒檐湖 南史齊紀作「額檐湖」，通鑑同。

〔三〇〕不得織成繡裙 御覽一百二十九、四百三十一引作「不得織成繡衣裙」。

〔三一〕又諸雜漆物 御覽一百二十九引「漆」作「飾」，通鑑胡注引同。御覽四百三十引又作「漆」，與此同。

〔三二〕領揚州牧 按揚州之「揚」，相沿作「揚」。王念孫讀書雜誌云：「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本書各本皆作從手之「揚」，惟百衲本楊揚錯出，今悉改作揚。

〔三三〕甲午重申前命 按是年正月癸卯朔，無甲午，二月癸酉朔，二十二日甲午，疑上奪「二月」二字。

〔三四〕神歇靈繹 「歇」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厭」，南史齊紀同。張元濟校勘記云：「宋書孔顗傳有『神歇靈繹，璿業綴旒』語，宋本不誤。」

〔三五〕纂承大業 元龜一百八十四「承」作「茲」。按蕭道成父名承之，策文必不犯其家諱，疑作「茲」是。

〔三六〕乃者袁（劉）鄧構禍 張元濟校勘記云：「南史作『袁、鄧構禍』，袁、鄧指袁顗、鄧琬也，事具泰始元年。」今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亦作「袁、鄧構禍」，王欽若等注云「袁顗、鄧琬舉兵向闕」；又通鑑宋明帝泰始元年「既而聞江、雍治兵」，胡注云「江謂鄧琬，雍謂袁顗」。凡此俱足證「劉」當作「鄧」，今據改。

〔三七〕（受）爰自南區 據殿本改。按南史齊紀、元龜一百八十四俱作「爰」。

〔三八〕（大）文明之軌誰嗣 張森楷校勘記云：「南史『大明』作『文明』」。按文、明二帝是蒼梧祖及父，

故指言之。孝武，其伯父也，可不及；大明又是孝武再改之元，尤不當以爲稱。當從南史作『文明』爲是。』按元龜一百八十四正作『文明』，今據改。

〔三九〕〔韞〕述相扇 張森楷校勘記云：『〔韞〕當作〔韞〕，〔韞〕述謂劉韞、劉述也。』按元龜一百八十四正作『韞』，今據改。

〔四〇〕沈攸之苞禍 按元龜一百八十四『苞禍』作『苞藏禍釁』，文義較順。

〔四一〕〔汪〕哉邈乎 據南史齊紀改。按南監本、殿本、局本作『往』，元龜一百八十四作『遐』。

〔四二〕內外之寄 「寄」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寵』，南史齊紀同。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作『寄』。

〔四三〕〔公〕命使持節至授〔公〕相國印綬 「今」字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作『可』字。「公」字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四四〕兼司空副 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無『副』字，元龜一百八十四有。按兼司空副，言爲褚淵之副也，有『副』字是。

〔四五〕秩踰三鉉 「三鉉」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三事』。

〔四六〕其以相國總百辟 「百辟」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百揆』。

〔四七〕以公秉禮弘律 「秉」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執』，南史齊紀同。元龜一百八十作『秉』。按南史『秉』作『執』，避唐諱改，毛本、殿本、局本又據南史改也。

〔四八〕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白茅 按南監本、局本刪此二十五字。

〔四九〕越〔嘗〕〔裳〕薦輦而已哉 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

〔五〇〕〔難滅星謀〕〔日蝕星隕〕 據南監本、殿本改。

〔五一〕卷海沂之氛沴 「沂」毛本、局本作「圻」。

〔五二〕咸〔濟〕〔躋〕仁壽之域 據南監本改。按張元濟校勘記云「濟當作躋」。

〔五三〕〔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 據南監本、殿本、局本補。

南齊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道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旣微，仍世多故，寔賴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濟于厥艱。大造顛隤，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從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朕以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之誠，藉樂治之數，賢能悉心，士民致力，用獲拯溺龜暴，一匡天下。業未參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曆數攸及，思弘樂推，永鑒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薄，辭弗獲昭，遂欽從天人，式繇景命，祇月正于文祖，升禋鬯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蹤，託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知所濟。寶祚初啓，洪慶惟新，思俾利澤，宣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降〕宋晉熙王變爲陰安公，〔二〕江夏王躋爲沙陽公，隨王勰爲舞陰公，新興王嵩爲定襄公，建安王禧爲荔浦公，郡公主爲縣君，縣公主爲鄉君。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尙表墳閭，況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爲侯，〔三〕萍鄉縣侯可爲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

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吳郡太守柳世隆爲南豫州刺史。詔曰：「宸運肇創，寶命惟新，宜弘慶宥，廣敷蠲汰。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原放。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以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爲南兖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戊戌，以荊州刺史崑爲尙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映爲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晃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驃騎司馬崔文仲爲徐州刺史。

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曰：「自廬井毀制，農桑易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籩，宮停稅入，優量省置。」庚子，詔「宋帝后蕃王諸陵，宜有守衛」。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

五月丙午，進河南王吐谷渾拾寅號驃騎大將軍。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効屯夷，宣力齊業者，一仍本封，無所減降。」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爲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辛）〔丁〕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恆制。頃世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壬子，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己）〔乙〕卯，河

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寧道遠，不遣使。己未，汝陰王薨，追諡爲宋順帝，終禮依魏元、晉恭帝故事。辛酉，陰安公劉燮等伏誅。追封諡上兄道度爲衡陽元王，道生爲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妃爲昭皇后。

六月辛未，詔「相國驃騎中軍三府職，可依資勞度二官，若職限已盈，所餘可賜滿」。壬申，以游擊將軍周山圖爲兗州刺史。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毀櫬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卹。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卽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屬所以臺錢供市。庚辰，七廟主備法駕卽于太廟。詔「諸將及客，戮力艱難，盡勤直衛，其從還宮者，普賜位一階」。辛巳，罷荊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蹟。斷諸州郡禮慶。見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暉爲武陵王，暕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鏐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秋七月丁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內李叔獻一人卽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以試守武

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爲交州刺史。丙辰，以虜僞茄蘆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爲沙州刺史。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

九月辛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尙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尙書令。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帝後。己卯，車駕殷祠太廟。辛巳，詔曰：「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末路屯夷，戎車歲駕，誠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卽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汝陰太妃王氏薨，追贈爲宋恭皇后。

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衛率蕭景先爲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人爵戶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尙書令褚淵爲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爲車

騎將軍，中領軍李安民爲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爲護軍將軍。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卯，詔索虜寇淮、泗，遣衆軍北伐，內外纂嚴。

二月丁卯，虜寇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戊子，以寧蠻校尉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惠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甲午，詔「江西北民避難流徙者，制遣還本，蠲今年租稅。單貧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卽聽番籍，郡縣押領」。

三月丁酉，以待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戊戌，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南兖州刺史，吳郡太守張岱爲中護軍。己亥，車駕幸樂遊苑宴會，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以征虜將軍崔思祖爲青、冀二州刺史。

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

五月，立六門都牆。

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虛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宥」。

秋七月甲寅，以輔國將軍盧紹之爲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

閏月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虜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破走之。

冬十一月戊子，以氐 楊後起爲秦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 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前將軍臨川 王映爲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以平北將軍陳顯達爲益州刺史，貞陽 公 柳世隆爲南兖州刺史，皇子鋒爲江夏王。領軍將軍李安民等破虜於淮陽。

夏四月，以寧朔將軍沈景德爲廣州刺史。

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

秋七月，以冠軍將軍徐 〔垣〕 榮祖爲徐州刺史。〔107〕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 河二州刺史、河南王。〔110〕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

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敦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癸亥，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恆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保押，亦同此例。」以後將軍長沙王晃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南郡王長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安成王暕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未，以冠軍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辰〔戊〕，〔三〕詔原京師囚繫有差，元年以前逋責皆原除。

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

四月庚寅，上諡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

上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碁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

眞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秦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卽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

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曆數，竝遠應圖讖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臣下撰錄，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百姓懷懷，命懸朝夕。權道旣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勦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己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己雄睟，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校勘記

〔一〕〔降〕宋晉熙王變爲陰安公 據南監本、殿本補。

〔二〕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爲侯 南史齊紀作「南康郡公爲縣公，華容縣公可爲侯」。按劉祥傳云「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與南史齊紀降封縣公相應。然南史劉穆之傳謂穆之曾孫彪，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則又與此相應。二書紀傳自相違戾，未知孰是。

〔三〕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 「負」原譌「貢」，「徙」原譌「徒」，各本不譌，今改正。又「本」字下各本並有「土」字，張元濟校勘記云「土」字衍。

〔四〕太官池籩宮停稅入 元龜一百九十一「宮」作「宜」。

〔五〕〔辛〕〔丁〕未詔曰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南史齊紀改。按是月壬寅朔，五日丙午，六日丁未，十一日壬子，此在丙午下，壬子上，當作「丁未」。

〔六〕〔己〕〔乙〕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南史齊紀改。按是月壬寅朔，十一日壬子，十四日乙卯，十五日丙辰，此在壬子下，丙辰上，當作「乙卯」。

〔七〕可依資勞度二〔宮〕〔官〕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改。

〔八〕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 通鑑建元二年正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淵不受」。考異云：「齊書建元二年正月，以淵爲司徒。十二月戊戌，以淵爲司徒」。蓋二年正月辭，十二月受耳。今按考異說是。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謂爲「一事重出，疵病之大者」，非也。

〔九〕車駕幸樂遊〔苑〕宴會 據殿本、元龜一百九十七補。按殿本「宴」下無「會」字。

〔一〇〕以征虜將軍崔〔思〕祖〔思〕爲青冀二州刺史 張森楷校勘記云：「本傳作『崔祖思』，此誤倒。」今據正。

〔一一〕以冠軍將軍〔徐〕〔垣〕榮祖爲徐州刺史 「徐榮祖」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垣榮祖」，張元濟校勘記云作「垣」是。今據改。按垣榮祖本傳不言曾爲徐州刺史。

〔一二〕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度易侯」殿本作「易度侯」。按南監本、毛本、局本及南史齊紀、通鑑皆作「度易侯」。河南傳作「易度侯」。

南齊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

世祖武帝諱蹟，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初爲尋陽國侍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或勸上擊之，上以衆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人。子勛遣其將戴凱之爲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向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

殺僞贛令陶沖之。上卽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眞三千人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應期相拒於西昌，築營壘，交戰不能決。聞上將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爲尙書庫部郎，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帶南東莞太守，越騎校尉，正員郎，劉韞撫軍長史，襄陽太守。別封贛縣子，邑三百戶，固辭不受。轉寧朔將軍、廣興相。

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至北嶠，事平，除晉熙王安西諮議，不拜，復還郡。轉司徒右長史、黃門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密爲之備，元徽四年，以上爲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從帝立，^{〔三〕}徵晉熙王變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卽據盆口城爲戰守之備。太祖聞之，喜曰：「此眞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加上冠軍將軍、持節。昇明二年，事平，轉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征虜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聞喜縣侯，邑二千戶。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領石頭戍軍事。尋又加持節、督京畿諸軍事。三年，轉散騎常侍、尙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持節、都督、領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三〕}以石頭爲世子宮，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爵王太子。太祖卽位，爲

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卽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閒一日還臨。」^{〔四〕}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右衛將軍呂安國爲司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爲太尉。癸酉，詔曰：「城直之制，歷代宜同，頃歲逋弛，遂以萬計。雖在憲宜懲，而原心可亮。積年逋城，可悉原蕩。自茲以後，申明舊科，有違糾裁。」庚辰，詔曰：「比歲未稔，貧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五〕}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

夏四月丙午，以輔國將軍張倪爲兗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

五月乙丑，以丹陽尹聞喜公子良爲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衛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荐滿，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

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陽王鏘爲雍州刺史，臨汝公子卿爲郢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臧靈智爲越州刺史。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

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皇子子眞爲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戊戌，詔曰：「水潦爲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六〕建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驃騎將軍。

秋七月庚申，以衛尉蕭順之爲豫州刺史。壬戌，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青、冀二州刺史。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七〕

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己巳，以前軍將軍姜伯起爲秦州刺史。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冬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衛率戴僧靜爲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又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敘。詔曰：「經邦之寄，寔資蒞民，守宰祿俸，蓋有恆准。往以邊虞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寓寧晏，庶績咸熙，念勤簡能，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太尉豫章王疑領太子太傅，護軍將軍長沙王晃爲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南兖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蕭景先爲中領軍。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

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甲子，爲樂青溪舊宮，詔樂仗瞻履。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昺爲沙州刺史。辛丑，以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六〕東羌王像舒彭爲西涼州刺史。

三月癸丑，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凋弊。泰運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根，莅民之職，一以小滿爲限。其有聲績剋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丙辰，詔曰：「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負荷，若墜淵壑。而遠圖尙蔽，政刑未理，星緯失序，陰陽愆度。思播先澤，兼酬天眚，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爲始。京師囚繫，悉皆原宥。三署軍徒，優量降遣。都邑鰥寡尤貧，詳加賑卹。」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勅繫，悉原赦。逋負督贓，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特除」。

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兩王，榮覃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迺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特優降。」〔七〕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槨，可爲經理，令粗足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爲營葬事。」

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伏誅。

六月丙寅，詔「凡坐事應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已前，皆原有」。

秋七月戊戌，新除左光祿大夫王僧虔加特進。

九月己卯，以荊州刺史臨川王映爲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荊州刺史，吳郡太守安陸侯緬爲郢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司州刺史呂安國爲南兖州刺史，征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征北長史劉悛爲司州刺史。丙子，以右光祿大夫王延之爲特進。

三月乙亥，以吳興太守張岱爲南兖州刺史，前將軍王奐爲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呂安國爲湘州刺史。戊寅，以少府趙景翼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兖、徐、兖五州統內諸獄，并豫、江三州府州見囚，江州尋陽、新蔡兩郡繫獄，並部送還臺，須候克日斷枉直。緣江遠郡及諸州，委刺史詳察訊」。(10)己巳，以寧朔將軍程法勤爲寧州刺史。

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乙巳，以安陸王子敬爲南兖州刺史。戊申，以黃門侍郎崔平仲爲青、冀二州刺史。

秋七月癸未，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遲回於南

陽，魏文殷勤於譙國。青溪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昭備。宜申釁落之禮，以暢感尉之懷，可克日小會。」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詔申「京師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領宮職司，詳賜幣帛」。戊申，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子，詔曰：「窆枯掩骼，義重前誥，卹老哀癯，寔惟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鑒寐。聲恤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久墳毀發，可隨宜掩埋。遺骸未櫬，竝加斂瘞。疾病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爲條格，竝加沾賚。」

冬十月丁巳，以桂陽王鑠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三〕}甲申，以晉安王子懋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車駕祠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劾繫之身，降遣有差。賑卹二縣貧民。又詔曰：「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數，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由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弘典謨，

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又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墮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

二月辛丑，車駕祠北郊。

夏四月戊戌，以新除右衛將軍豫章王世子子響爲豫州刺史，輔國將軍桓敬爲兗州刺史。

五月乙未，詔曰：「氓俗凋弊，于茲永久，雖年穀時登，而歉乏比室。凡單丁之身及癯獨而秩養養孤者，竝蠲今年田租。」是月，省總明觀。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三〕}

秋七月辛丑，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丁亥，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爲寧州刺史。^{〔四〕}

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涼二州刺史。戊午，以尙書令王儉領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蕭順之爲領軍將軍。

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

十一月乙丑，以冠軍將軍王文仲爲青、冀二州刺史。〔二五〕

十二月丁酉，詔曰：「九穀之重，八材爲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啓，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晁朱紘而蒞事，仰薦宗禋，俯勗黔阜。將使困庾內充，遺秉外物，既富而教，茲焉攸在。」

是夏，琅邪郡旱，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

四年春正月甲子，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隨郡王子隆爲江州刺史，征虜長史張瓌爲雍州刺史，征虜將軍薛淵爲徐州刺史，護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富陽人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蕭崇之。遣宿衛兵出討，伏誅。丁酉，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坐討唐寓之燒掠百姓，〔二六〕棄市。辛卯，車駕幸中堂策秀才。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車駕藉田。詔曰：「夫耕藉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執耒耜，千畝咸事，六〔二七〕（仞）〔稔〕可期，〔二七〕教義克宣，誠感兼暢。重以天符靈貺，歲月鱗萃，寶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穗之穎，甘露凝暉於垌牧，神爵騫翥於蘭囿。斯乃宗稷之慶，豈寡薄所

臻。思俾休和，覃茲黔阜，見刑罪殊死以下，悉原有。諸逋負在三年以前尤窮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農而糧種闕乏者，竝加給貸，務在優厚。」癸丑，以始興內史劉勅爲廣州刺史。甲寅，以藉田禮畢，車駕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羣帥，可量班賜。」

二月己未，立皇弟錄爲晉熙王，鉉爲河東王。庚寅，以光祿大夫王玄載爲兗州刺史。

三月辛亥，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國子祭酒、博士、助教絹各有差。

夏四月丁亥，以尙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臨沂縣麥不登，刈爲馬芻，至夏更苗秀。

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竝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丙午，以吳興太守西昌侯鸞爲中領軍。

秋八月辛酉，以鎮南長史蕭惠休爲廣州刺史。

九月甲寅，以征虜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以東中郎司馬崔惠景爲司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尙書沈文季爲郢州刺史，左將軍安陸王子敬爲荊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子懋爲南兖州刺史，輔國將軍建安王子眞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詔曰：「朕昧爽不顯，思康民瘼。雖年穀亟登，而飢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覃茲黎庶。諸孤老貧病，並賜糧餼，遣使親賦，每存均普。」雍、司二州蠻虜屢動，丁酉，遣丹陽尹蕭景先出平陽，護軍將軍陳顯達出宛、葉。

〔二〕〔三〕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丁未，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雍州刺史。〔二〕夏四月〔庚午〕，車駕殷祠太廟。〔二〕詔「繫囚見徒四歲刑以下，悉原遣，五年減爲三歲，京邑罪身應入重，降一等」。

六月辛酉，詔曰：「比霖雨過度，水潦洊溢，京師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隨宜賑賜。」

秋七月戊申，詔「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爲不少。京甸之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

八月乙亥，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

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飆館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飆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爲「九日臺」者也。丙午，詔曰：「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絲枲，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三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寔此之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尙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飢寒之患。良由圖法久廢，上幣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冬十月甲申，以中領軍西昌侯鸞爲豫州刺史，侍中安陸侯緬爲中領軍。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正月壬午，以祠部尙書安成王勰爲南徐州刺史。詔「二百里內獄同集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所原釋」。

三月己亥，以豫章王世子子響爲巴東王。癸卯，以光祿大夫周盤龍爲行兗州刺史。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六月甲寅，以散騎常侍沈景德爲徐州刺史。丙子，以始興太守房法乘爲交州刺史。
秋七月乙巳，都官尚書呂安國爲領軍將軍。

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瘡口二斛，老〔落〕〔疾〕一斛，〔三〕小口五斗」。

九月壬寅，車駕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辛酉，以祠部尚書武陵王暉爲江州刺史。

閏月乙卯，詔曰：「北兗、北徐、豫、司、青、冀八州，〔三〕邊接疆場，民多懸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調。」辛卯，以尚書僕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十一月乙卯，以羽林監費延宗爲越州刺史。庚申，以後將軍晉安王子懋爲湘州刺史，

西陽王子明爲南兗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軍將軍王敬則爲豫州刺史，中軍將軍陰智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詔曰：「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爲弊，原四年以前逋租。」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京邑貧民，普加賑賜。又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常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

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蠲卹之宜，務存優厚。」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冕。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二月丙子，以左衛將軍巴東王子響爲中護軍。己丑，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脩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敷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壬寅，以丹陽尹王晏爲江州刺史。癸卯，以巴陵王子倫爲豫州刺史。

三月丁未，以太子右衛率王玄邈爲兗州刺史。庚戌，以中護軍巴東王子響爲江州刺史，中書令隨郡王子隆爲中護軍。甲寅，立皇太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戊寅，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修，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

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竝可擬則公朝，方櫟供設，合香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五月乙巳，尙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尙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尙書令。

六月丁亥，車駕幸琅邪。

秋八月庚子，以左衛將軍建安王子眞爲中護軍。

冬十月己丑，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十二月己亥，以中護軍建安王子眞爲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刺史，前安西司馬垣榮祖爲兗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將軍王敬則進號驃騎大將軍，左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丹陽尹鄱陽王鏘爲江州刺史。詔放遣隔城虜俘，聽還其本。(三)

〔二月〕壬辰，零陵王司馬藥師薨。(三)

夏四月戊辰，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爲雍州刺史。癸卯，詔曰：「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思仰祇天戒，俯紓民瘼，可大赦天下。」癸亥，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

八月丙寅，詔「京邑霖雨既過，居民汎濫，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卹」。乙酉，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成爲秦、河二州刺史。〔三五〕壬辰，以左衛將軍隨郡王子隆爲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遣丹陽尹蕭順之率軍討之，子響伏誅。

冬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賑賜」。癸巳，原建元以前逋租。

十一月乙卯，以建武將軍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十二月乙丑，以振威將軍陳僧授爲越州刺史。戊寅，詔「尙書丞郎職事繁劇，卹俸未優，可量增賜祿」。己卯，皇子子建爲湘東王。癸巳，以監青冀二州軍、行刺史事張沖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年春正月甲午，以侍中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劉俊爲益州刺史。辛丑，

車駕祠南郊，詔「京師見囚繫，詳量原遣」。

三月乙卯，以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衛率劉纘爲廣州刺史。〔三六〕
夏四月乙亥，有司奏「舊格一年兩過行陵，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行，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大行，今長停小行，唯二州一大行」。詔曰「可」。

六月甲戌，以尙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

秋九月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春正月戊午，詔「諸責負衆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貲不在例。〔三七〕孤老六疾，人穀五斛。內外有務衆官增祿俸」。以左民尙書南平王銳爲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尙書令，右衛將軍王玄邈爲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廬陵王子卿進號車騎將軍，北中郎將南海王子罕爲兖州刺史，輔國將軍臨汝公昭文爲南豫州刺史，冠軍將軍王文和爲北兖州刺史。
二月壬寅，鎮軍將軍陳顯達領中領軍。

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嶷薨。

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秋八月丙申，以新城太守郭安明爲寧州刺史。

冬十月乙丑，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午，車駕殷祠太廟。

十一月戊午，詔曰：「頃者霖雨，樵糧稍貴，京邑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詔「京師見繫囚，詳所原遣」。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三六〕江州刺史鄱陽王鏘爲領軍將軍，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長懋薨。〔三九〕

二月壬午，以車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撫軍將軍安陸王子敬進號車騎將軍。己丑，輔國將軍曹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以新除中書監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刺史。丙午，以冠軍將軍王文和爲益州刺史。

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奐伏誅。

夏四月壬午，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甲午，立皇太孫昭業、太孫妃何氏。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四〇〕癸卯，以驍騎將軍劉靈哲爲兗州刺史。

五月戊辰，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衆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師二縣、朱方、

姑熟，可權斷酒。」〔三〕庚午，以輔國將軍蕭惠休爲徐州刺史。丙子，以左民尚書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

六月壬午，詔「霖雨旣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

秋七月丁巳，詔曰：「頃風水爲災，二岸居民，多離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沾卹。」又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間，倉廩旣虛，遂草竊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債，並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虜侵邊，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尙書中是職務根本，〔三〕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復

袂衣各一（本）通。（三）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東隣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爲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治製。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付蕭湛優量驅使之，（四）勿負吾遺意也。」是日上崩，年五十四。

上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纈，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不得有違准繩」。

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袞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恆，府藏內充，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羣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贊曰：武帝不顯，徽號止戈。韶嶺歇禳，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三五〕

校勘記

〔一〕諱蹟字宣遠「遠」原譌「逮」，今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南史齊紀改正。

〔二〕從帝立「從帝」各本作「順帝」。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梁武帝父名順之，故子顯修史，多易爲「從」字，宋順帝亦作「從帝」，作「順帝」者，蓋後人所改。

〔三〕增班劍爲四十人南史齊紀作「三十人」。

〔四〕外官閒一日還臨按上云「三日一還臨」，下當云「閒日一還臨」，「一日」二字譌倒，南史不譌。

〔五〕京師二岸多有其弊「有」南監本、局本作「離」。按元龜一百九十五作「有」。

〔六〕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判〕原譌「刺」，今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南史齊紀、元龜一百九十二改正。

〔七〕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按是年六月已改授褚淵爲司空，則此當云「司空褚淵薨」。通鑑考異云：「四年六月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淵傳，三年爲司徒，又固讓。四年，寢疾遜位，改授司空。及薨，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紀傳前後各不相顧。」又按褚淵傳載贈諡褚淵詔稱「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敘淵前後官位，此爲詳正。參閱卷二十三褚淵傳校勘記第二十三條。

〔八〕以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涼〕原譌「源」，今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正。

〔九〕宜特優降。宋書袁粲傳作「宜沾優隆」，南史粲傳同。

〔一〇〕委刺史詳察訊。按「訊」字下元龜二百七有「鞠」字，疑此脫。

〔一一〕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鑑〕原譌「鏗」，各本並譌。按始興王鑑於永明二年爲益州刺史，見本傳，今據正。

〔一二〕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梁南秦〕原譌作「南梁秦」，各本並譌。按齊無南梁州，州郡志云「梁、南秦一刺史」，今據以乙正。

〔一三〕進河南王度易侯爲車騎將軍。〔度易侯〕殿本作「易度侯」，河南傳同。按通鑑亦作「度易侯」，殿

本譌。

〔一四〕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爲寧州刺史。州郡志：「寧州益寧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啓置。」南史齊魚復侯子響傳：「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上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又魏書田益宗傳後有董蠻附傳，云「蠻字仲舒，營陽人。」董蠻卽董蠻也。則作「仲舒」不誤。然崔慧景傳又有前寧州刺史董仲民，豈仲舒後又改名邪？而樂志永明六年，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云云，則又似爲二人。

〔一五〕以冠軍將軍王文仲爲青冀二州刺史。張森楷校勘記云：「『文仲』疑當作『文和』。王文和爲青、冀二州，見王玄邈傳。」

〔一六〕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按沈文季傳作「前軍將軍陳天福」，無「馬軍主」三字，通鑑同。

〔一七〕六（初）〔稔〕可期。據南監本、局本改。

〔一八〕（二）〔三〕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丁未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雍州刺史。按長曆，是年二月丁巳朔，無戊子、丁未。三月丙戌朔，三日戊子，二十二日丁未。「二月」當作「三月」，今改正。

〔一九〕夏四月〔庚午〕車駕殷祠太廟。按祀太廟例記日，今據南史齊紀、元龜一百八十九補。

〔二〇〕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彌〕元龜五百二作「弘」。

〔三〕賜痼疾篤瘥口二斛老〔落〕〔疾〕一斛「賜」字上元龜一百九十五有「賑」字。「老落」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並作「老疾」，今據改。按元龜一百九十五作「老口」，疑本作「老疾口一斛」。

〔三〕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當爲六州，或上有脫文。」按元龜四百八十九「司」下有「雍」字，亦祇七州，尙奪一州也。

〔三〕詔放遣隔城虜俘聽還其本 「其本」各本作「本土」。張元濟校勘記云「其本」二字不譌。按高帝紀下「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各本「本」下亦有「土」字，張元濟亦云「土」字衍。

〔三〕〔二月〕壬辰零陵王司馬藥師薨 南史齊紀作「二月辛卯零陵王司馬藥師薨」。按長曆，是年正月庚子朔，無壬辰。二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二十四日壬辰，今補「二月」二字。

〔三〕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成爲秦河二州刺史 「休留成」毛本、殿本、局本作「休留代」，梁書、南史同。河南傳作「休留茂」。通鑑從魏書作「伏連籌」。又「秦、河二州」當依河南傳作「西秦、河二州」。

〔三〕三月乙卯以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衛率劉續爲廣州刺史 按長曆，是年三月癸巳朔，九日辛丑，二十三日乙卯，此敘辛丑事反在乙卯後，定有誤。

〔三〕高貲不在例 「例」字上元龜四百八十九有「此」字。

〔三〕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 「以」字上南史齊紀有「戊午」二字。

〔三九〕丙子皇太子長懋薨。〔丙子〕南史齊紀作「乙亥」。通鑑從齊書。按長曆，是年正月壬子朔，二十

四日乙亥，二十五日丙子。按鬱林王追尊長懋爲文帝，廟號世宗。禮志下有「有司以世宗文皇

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語，則以作「乙亥」爲是。

〔三〇〕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此紀及明帝紀俱有『順孫』，元本必作『從孫』，後來校書者以意改耳。」參閱本卷校勘記第二條。

〔三一〕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按京師二縣謂秣陵、建康也。洪頤煊諸史攷異云：「丹徒古朱方，南東海郡治，姑熟卽于湖，淮南郡治，皆京邑重鎮，故連言之。」

〔三二〕尙書中是職務根本。張森楷校勘記云：「南監本無『中』字。」按通鑑「是」作「事」。

〔三三〕唯裝複袂衣各一（本）通。據南監本、局本及南史齊紀刪。按嚴可均輯全齊文亦依南史刪「本」字。

〔三四〕悉付蕭謚優量驅使之。按「蕭謚」之「謚」字原作「諱」，蓋謂明帝蕭鸞諱也。然南監本、殿本及南史齊紀並作「蕭謚」，時蕭謚領殿內事，故遺詔及之。今據改爲「謚」。

〔三五〕中外寧和「和」原譌「如」，各本不譌，今改正。按和與上戈、波、科、歌爲韻。

南齊書卷四

本紀第四

鬱林王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世祖卽位，封南郡王，二千戶。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昭業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十一年，給阜輪三望車。詔高選國官。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爲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卽位。

八月壬午，詔稱先帝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卽本號，竝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尙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癸未，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詔曰：「朕以寡薄，嗣膺寶政，對越靈命，欽若前圖，思所以敬守成規，拱揖羣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範。凡逋三調及衆責，在今年七

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備償封籍貨鬻未售，亦皆還主。御府諸署池田邸冶，興廢沿事，本施一時，於今無用者，詳所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關市征賦，務從優減。」丙戌，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罔或攸赦，撫辜興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辛丑，詔曰：「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羣帥授略，大殲凶醜。革城克捷，及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選部，往彼序用。」

九月癸丑，詔「東西二省府國，長老所積，^二財單祿寡，良以矜懷。選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隨宜量處，以貧爲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

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驍騎將軍晉熙王銖爲郢州刺史，丹陽尹安陸王子敬爲南兖州刺史，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陳顯達進號車騎大將軍，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眞爲護軍將軍。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戊申，以護軍將軍

沈文季爲領軍將軍。己酉，以前將軍曹虎爲雍州刺史，右衛將軍薛淵爲司州刺史。庚戌，以寧朔將軍蕭懿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輔國長史申希祖爲交州刺史。辛亥，車駕祠南郊。詔曰：「執耜慙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惰，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尙遠。且風土異宜，百民〔殊〕務，〔三〕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天〕民〔天〕。〔三〕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戊午，車駕拜崇安陵。〔四〕己巳，以新除黃門侍郎周奉叔爲青州刺史。

二月辛卯，車駕祠明堂。

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戊戌，以前沙州刺史楊炅爲沙州刺史。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衛將軍，尙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乙丑，以南東海太守蕭穎胄爲青、冀二州刺史。丁卯，鎮軍大將軍鸞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以中軍將軍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

六月丙寅，以黃門侍郎王思遠爲廣州刺史。

秋七月庚戌，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東莞太守臧靈智爲交州刺史。

癸巳，皇太后令曰：「鎮軍、車騎、左僕射、前將軍、領軍、左衛、衛尉、八座：自我皇歷啓基，受終于宋，睿聖繼軌，三葉重光。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雖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靈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鍾沴氣，爰表弱齡，險戾著于綠車，愚固彰於崇正。」〔三〕狗馬是好，酒色方湏。所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縗經爲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闕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之互執權柄，自以爲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二帝姬嬪，竝充寵御，二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爲酤鬻之所，青蒲之上，開桑中之肆。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戟而守空宮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羣小，冀能悛革，曾無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異己寘戮，文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危殆，有過綴旒。昔太宗克光於漢世，簡文代興於晉氏，前事之不忘，後人之師也。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王，體自文皇，睿哲天秀，宜入嗣鴻業，永寧四海。外卽以禮奉迎。未亡人屬此多難，

投筆增慨。」

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閣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卽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暮年之間，世祖齋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嘗裸袒，著紅縠褌雜采（相）（袒）服。〔袒〕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閣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嘗以邪諂自進，每謂人曰：「古時亦有監作三公者。」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竝爲帝羽翼。高宗屢諫不納，先啓誅龍駒，次誅奉叔及珍之，帝竝不能違。旣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高宗有異志。

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高宗，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帝意復止。乃謀出高宗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諮。高宗慮變，定謀廢帝。

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謚、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尙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閤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謚領兵先入宮，截壽昌閣，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謚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謚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七〕時年二十二。〔八〕輿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餘黨亦見誅。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兒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旣而譽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贊曰：十譽有一，無國不失。鬱林負荷，棄禮亡律。

東西二省府國長老一本長字作屯疑

校勘記

〔一〕東西二省府國長老所積「老」毛本、殿本、局本作「屯」。按南監本亦作「老」，作「老」是。此言東西兩省冗官及諸王府國行事皆是勞舊，故云「長老所積」。

〔二〕且風土異宜百民（舛）殊務「舛」元龜一百九十八作「殊」，今據改。

〔三〕克阜（天）民（天）據殿本改。張森楷校勘記云：「民天是用民以食爲天義，天民無所施用，當以作『民天』爲是。」

〔四〕車駕拜崇安陵「崇安陵」各本作「景安陵」。張元濟校勘記云：「景安陵爲武帝陵，崇安陵爲文惠太子陵，疑作『崇安陵』爲是。」

〔五〕愚固彰於崇正「崇正」南監本作「宗正」。按崇正卽東宮崇政殿，正政通。此言居東宮時已甚愚固。作「宗正」譌。

〔六〕著紅縠禪雜采（相）相服據南監本、局本改。按殿本及南史齊紀作「袒」，亦譌。

〔七〕出西弄殺之「殺」南監本、局本作「弑」。「弄」局本作「術」。按弄術音義並同。通鑑胡注云：

「此延德殿之西弄也。」

〔八〕時年二十二「二十二」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二十一」。按建元四年武帝卽位，時昭業年十歲，見南史齊紀，則至隆昌元年，爲二十二歲。通鑑胡注亦云「帝死時年二十二」。

南齊書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王

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邑千五百戶。初爲輔國將軍、濟陽太守。十年，轉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一年，進號冠軍將軍。文惠太子薨，還都。鬱林王卽位，爲中軍將軍，領兵置佐。封新安王，邑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其年，鬱林王廢，尙書令西昌侯鸞議立昭文爲帝。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卽皇帝位。以尙書令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詔曰：「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宏猷冠

世，繼暉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鑠，四海宅心；竝德漏下泉，功昭上象，聲教所覃，無思不洽。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運鍾否剝。嗣君昏忍，暴戾滋多，棄侮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遐邇側視，民怨神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霄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絕而更紐，七百之慶，危而復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緒，載懷馭朽，若墜諸淵，思與黎元，共綏戩福。」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

八月甲辰，以新除衛尉蕭湛爲中領軍，司空王敬則進位太尉，新除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尙書左僕射王晏爲尙書令，左衛將軍王廣之爲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司徒。詔遣大使巡行風俗。丁未，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其所樂。」以驍騎將軍河東王鉉爲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將臨海王昭秀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荊州刺史。戊申，以輔國將軍王詡爲廣州刺史，中書郎蕭遙欣爲兖州刺史。庚戌，以車騎板行參軍李慶綜爲寧州刺史。辛亥，以安西將軍王玄邈爲中護軍，新除後軍司馬蕭誕爲徐州刺史。壬子，以冠軍司馬臧靈智爲交州刺史。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綵花、錦繡履之禁。

九月癸酉，詔曰：「頃者以淮關徭戍，勤瘁於行役，故覃以榮階，薄酬厥勞。勳狀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舍爵之典，趣報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銓用。」辛巳，以前九真太

守宋慈明爲交州刺史。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乙未，驃騎大將軍鸞假黃鉞，內外纂嚴。〔一〕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癸巳，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德，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靜言多愠，無忘昏昃。督勸婚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標梅息怨。正廚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又廣陵年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竝可長停，別量所出。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丁酉，解嚴。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新除黃門郎蕭遙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

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

太后令曰：「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八座：夫明晦迭來，屯平代有，上靈所以睠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淳耀，列聖繼軌，諸侯官方，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啓，多難薦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體，乃亦九鼎將移。賴天縱英輔，大臣社稷，崩基重造，墜典再興。嗣主幼沖，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所以宗正內侮，^{〔三〕}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雖^{〔三〕}^{〔二〕}祖之德在民，^{〔三〕}而七廟之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昔宣帝中興漢室，簡文重延晉祀，庶我鴻基，於茲永固。言念家國，感慶載懷。」

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虞宮縣，供奉所須，每存隆厚」。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衣一襲，斂以袞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輜輶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故事。諡曰恭王。年十五。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晉

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弋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奪，河閒王顥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贊曰：穆穆海陵，因亡代興。不先不後，遭命是膺。

校勘記

〔一〕乙未驃騎大將軍鸞假黃鉞內外纂嚴 按長曆，是年九月壬申朔，叙乙未事不當在丁亥前。通鑑

作「乙亥」亦非，乙亥不當在癸未後也。癸未、丁亥閒有乙酉，疑「乙未」當作「乙酉」。

〔二〕所以宗正內侮 「宗正」建康實錄作「宗王」。

〔三〕雖〔三〕〔二〕祖之德在民 據毛本、局本改。按齊祇太祖、世祖，無三祖。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小諱玄度。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補武陵王左常侍，不拜。元徽二年，爲永世令。昇明二年，爲邵陵王安南記室參軍。未拜，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尋進號輔國將軍。太祖踐阼，遷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戶。建元二年，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世祖卽位，轉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上甚悅。二年，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四年，遷中領軍，常侍竝如故。五年，爲持節、監豫州

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七年，爲尚書右僕射。八年，加領衛尉。十年，轉左僕射。十一年，領右衛將軍。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又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鬱林王廢，海陵王立，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開府如故，增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一〕鎮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作難，假黃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爲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戶，持節、侍中、中書監、錄尚書竝如故。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爲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卽皇帝位。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神武重輝，欽明懿鑠，七百攸長，盤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蕃釁孔棘，宏圖景曆，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疇咨台揆，允定靈策，用集寶命于予一人。猥以虛薄，纘戎大業，〔二〕仰繫鴻丕，顧臨兆民，永懷先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

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衛身普轉一階，其餘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責，換負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賊餘口在臺府者，可悉原放。負釁流徙，竝還本鄉。」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尙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中領軍蕭詵爲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皇子寶義爲揚州刺史，中護軍王玄邈爲南兖州刺史，新除右將軍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平北將軍王廣之爲江州刺史。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彫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追贈安陸昭侯緬爲安陸王。己巳，以安陸侯子寶暉爲湘州刺史。詔曰：「頃守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卽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加聽察。」

十一月癸酉，以西中郎長史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晉壽太守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尙書令王晏領太子少傅。甲戌，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進爵邑各有差。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責本直。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夤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恒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又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適所樂」。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丙戌，以輔國將軍聞喜

公遙欣爲荊州刺史，寧朔將軍豐城公遙昌爲豫州刺史。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從孫，「義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閭，賚以束帛」。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壬辰，以新除征虜將軍江夏王寶玄爲郢州刺史。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敍之科。」上輔政所誅諸王，是月復屬籍，各封子爲侯。

十二月壬子，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莅民之司，並任厥失。」

二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繫囚殊死，可降爲五歲刑，三署見徒五歲以下，悉原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隨王公卿士，內外羣僚，各舉朕達，肆心極諫」。索虜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討，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征討，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討。己卯，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壠，隨宜脩理。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朕肅展嚴廊，思弘風

訓，〔四〕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五〕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脩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六〕游怠害業，卽便列奏。主者詳爲條格。乙未，虜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征討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

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課」。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擊虜，破之。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稅調。其與虜交通，不問往罪」。丙寅，停青州麥租。虜自壽春退走。甲申，解嚴。

夏四月己亥朔，〔詔〕「三百里內獄訟，〔七〕同集京師，克日聽覽。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索虜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己未，以新除黃門郎裴叔業爲徐州刺史。

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可賜位一等，役身遣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限」。

六月壬戌，誅領軍將軍蕭謏、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秋七月辛未，以右將軍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刺史。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爲司州刺史。〔八〕辛卯，以氐楊馥之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八月丁未，以右衛將軍廬陵王寶源爲南兖州刺史。庚戌，以新除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兖州刺史。

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冬十月（丁）〔癸〕卯，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已弘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競。永覽玄風，兢言集愧，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五〕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二〇〕王公已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

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壠欃穢，封樹不脩，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誕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吳、晉陵二郡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卯〕，以陰平王楊昺子崇祖爲沙州刺史，〔二〕封陰平王。北中郎將建安王寶賁爲江州刺史。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乙酉，詔「去歲索虜寇邊，緣邊諸州

郡將士有臨陣及疾病死亡者，並送還本土」。

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

夏四月，虜寇司州，戍兵擊破之。

五月己巳，以征虜將軍蕭懿爲益州刺史，前軍將軍陰廣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除寧州刺史李慶宗爲寧州刺史。

秋九月辛酉，以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兗州刺史。

冬十月，以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司州刺史。

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又詔「今歲不須光新，可以見錢爲百官供給」。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三〕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經緯九區，學敦爲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今華夏乂安，要荒慕嚮，締脩東序，寔允適時。便可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壬寅，詔「民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尙書令王晏伏誅。

二月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尙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三月乙未，右僕射沈文季領護軍將軍。

秋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索虜寇河北。

冬十月，又寇司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軍司馬張稷討之。

十一月丙辰，以氏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詔「所在結課屋宅田

桑，可詳減舊價」。

十二月甲子，以冠軍將軍裴叔業爲豫州刺史，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左興盛爲兗州刺史。丁丑，遣度支尙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逋租宿債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爲虜所侵，相繼敗沒。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楊王昭粲、巴陵王昭秀。

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擊虜於淮北，破之。辛巳，平西將軍蕭遙欣領雍州刺史。

三月丙午，蜀雍州遇虜之縣租布。^{〔二〕}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三〕}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夏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囚繫原除各有差。文武賜位二等。丙戌，以鎮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爲衡陽王。丙寅，以西中郎長史劉暄爲郢州刺史。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四〕}

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曲赦浙東、吳、晉陵七郡。以後軍長史蕭穎胄爲南兖州刺史。丁酉，以北中郎將司馬元和爲兖州刺史。

秋七月，以輔國將軍王珍國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卯，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太尉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己酉，帝崩^{〔于〕}正福殿，^{〔五〕}年四十七。遺詔曰：「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祐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葬興安陵。

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二七〕}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興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

性猜忌多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云西行，東遊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無輟聽覽，祕而不傳。及寢疾甚久，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若無此水則不立。」帝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戕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懼。令同財之親，^{〔二八〕}在我而先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二九〕}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旣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三〇〕}鈕^{〔三一〕}之徵，^{〔三二〕}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譏爾。

贊曰：高宗傍起，宗國之慶。慕名儉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陽失土，南風不競。

校勘記

〔一〕封宣城郡公二千戶 按文選三十八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云「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二〕猥以虛薄續戎大業 「戎」各本並作「承」。按蕭鸞祖父名承之，故改「承」爲「戎」。作「承」者，蓋後人所改。元龜二百七亦作「戎」。

〔三〕孝子從孫 「從」毛本、殿本作「順」。按蕭子顯避梁武帝父蕭順之諱，「順」字皆改爲「從」字，作「順」者，蓋後人所改。

〔四〕思弘風訓 「弘」原作「引」，據元龜一百九十八改。按宋刻本避趙匡胤父弘殷諱，「弘」字缺筆，遂譌爲「引」也。

〔五〕靜言日昃 「昃」原譌「吳」，以「昃」或作「吳」，與吳形近而譌也。各本不譌，今改正。

〔六〕具以名聞 「以」原譌「而」，今據毛本、殿本、局本改正。

〔七〕〔詔〕三百里內獄訟 據元龜二百七補。

〔八〕以冠軍將軍梁王爲司州刺史 洪頤煊諸史考異云：「案梁書武帝紀，是時未封梁王，而稱梁王者，是史臣追書。」

〔九〕冬十月〔丁〕〔癸〕卯詔曰至可罷東田毀興光樓 「丁卯」南史齊紀作「癸卯」。按長曆，是年十月丙申朔，有癸卯，無丁卯，今據改。又按是年十一月丙寅朔，有丁卯，故通鑑繫此事於十一月，云「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一〇〕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 按通鑑繫此事於十一月，「乙卯」作「己卯」，以是年十一月丙寅朔，無乙卯故也。

〔一一〕三年春正月丁〔酉〕〔卯〕以陰平王楊昺子崇祖爲沙州刺史 「丁酉」通鑑作「丁卯」。考異云：「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曆，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今據改。

〔一二〕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 通鑑作「春正月大赦」。考異云：「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不日。」

〔一三〕三月丙午蠲雍州遇虜之縣租布 「丙午」南史齊紀作「甲午」。按長曆，是年三月壬午朔，有甲午，亦有丙午，未知孰是。

〔一四〕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 「反袂」百衲本譌「及袂」，今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改。按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作「反袂」是。「祧」局本作「祀」。

〔五〕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丁卯〕南史齊紀作「丁丑」。按長曆，是年四月壬子朔，有丁卯，亦有丁丑，通鑑敘此事於庚午前，則似以作「丁卯」爲是。

〔六〕帝崩〔于〕正福殿。據南監本、局本補。按御覽一百二十九引有「于」字。

〔七〕臣下肅清。〔臣〕原譌「自」，今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正。

〔八〕令同財之親。〔令〕南監本、局本作「今」。

〔九〕量物其必違。〔違〕南監本、殿本、局本作「遠」，張元濟校勘記云作「違」是。

〔一〇〕若令壓（鈕）〔紐〕之徵。張森楷校勘記云：「『鈕』當作『紐』，左氏傳可證。」今據改。按壓紐事見左

昭十三年。

南齊書卷七

本紀第七

東昏侯

東昏侯 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卽位。

八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賊）「戰」死者，「」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爲郢州刺史。

冬十月己未，詔刪省科律。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孝，〔三〕考課百司。辛卯，車駕祠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

二月癸丑，以北中郎將邵陵王寶攸爲南兖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爲父後爵一級。甲戌，以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五月癸亥，以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爲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己酉，新除右衛將軍崔惠景爲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內史范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

秋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並賑卹。

八月乙巳，蠡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爲馬圈戰亡將士舉哀。丙午〔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三〕詔曲赦京邑，中外戒嚴。尙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遙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爲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尙書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

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虜僞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爲北徐州刺史。

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

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內史顏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宮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癸未，以黃門郎蕭寅爲司州刺史。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

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伐壽春。（夏四月）丁未，〔巳〕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

衛將軍左興盛督京邑水步衆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京師，宮內據城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

〔夏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斬首。詔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以晉熙王寶嵩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乙巳，以虜僞豫州刺史王肅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爲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寶覽爲湘州刺史。

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戊戌，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曉爲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稷爲北徐州刺史。

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爲豫州刺史。甲申夜，宮內火。

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

十一月辛丑，以寧朔將軍張稷爲南兖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義兵於荆

州。

十二月，雍州刺史 梁王起義兵於襄陽。^{〔七〕}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宮人於闕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闕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爲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軍王珍國爲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祠南郊，詔大赦天下，百官陳讜言。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威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八〕}

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徽孚爲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欣泰爲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九〕}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

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

秋七月癸巳，曲赦荊、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 張欣泰、前南譙太守 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己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爲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城降義師。

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巳，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城。

九月甲辰，以居士爲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以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是日，義軍至南州，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戊申，以後軍參軍蕭瓚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二〕}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績。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一〕}以衆降。^{〔二〕}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軍胡虎牙爲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爲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義師築長圍守宮城。

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三〕}時年十九。

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爲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

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遙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倡伎鼓叫。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闔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

陳顯達事平，漸出遊走，所經道路，屏逐居民，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于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鄣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給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

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葙金口帶，^{〔二〕}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閒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歛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親幸小人，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

三年夏，於閱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天時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致之，朝裁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皆然。

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帝有膂力，能擔白虎橦，^{〔四〕}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所寵羣小黨與三十一人，黃門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檟爲直閣驍騎將軍，凡有殺戮，皆其用命。殺徐孝嗣後，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

在世標。及事平，世標謂人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標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標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

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之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尙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尙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尙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二」莫有鬪志，遣左右直長闍豎王寶孫督戰，呼爲「王長子」。「三」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旣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

帝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邊。素好鬪軍隊，初使宮人爲軍，後乃用黃門。親自臨陳，詐被瘡，使人輿將去。

至是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羣小計議，陳顯達一戰便敗，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來，不過旬日，亦應散去，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衆情兇懼，法珍等恐人衆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旣而義師長圍旣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

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

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閣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防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

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錄受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降年不永，宮車係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

愚，發於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長，輔以羣才，閒以賢戚，內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朞稔，便逞屠戮。密戚近親，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仗，盡慝窮姦，皆營伍屠販，容狀險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臥以之。晨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寘身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輿屍，填街塞陌。興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毀，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陋，飾以璧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藝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恒恒，流冗道路。〔二〕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裨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抵，昂首翹肩，逞能撞木，觀者如堵，曾無忤容。芳樂、華林，竝立闐闐，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居喪淫譙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牝雞晨鳴之慝，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翊成中興。乘勝席卷，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閒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昏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奈何！奈何！又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

封東昏侯。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伏誅。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啓太平，推闡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棄彝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青荈疑

校勘記

〔一〕詔雍州將士與虜（賊）〔戰〕死者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改。

〔二〕詔研策秀孝 「秀孝」南監本、殿本作「秀才」。張元濟云作「秀孝」是。

〔三〕丙〔午〕〔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 「丙午」南史齊紀作「丙辰」，元龜二百七同。案長

曆，是年八月甲辰朔，初三日丙午，十三日丙辰。遙光傳言遙光於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則以作「丙辰」爲是。今據改。

〔四〕（夏四月）丁未 按下文有壬子、乙卯、壬戌、甲子、癸酉。通鑑考異云：「按長曆，是歲三月辛丑朔，

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也。」今據刪「夏四月」三字。

〔五〕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 「王瑩」通鑑作「左興盛」，考異云從崔慧景傳。

〔六〕〔夏四月〕癸酉 據通鑑考異移上「夏四月」三字於此，說見本卷校勘記第四條。

〔七〕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 按通鑑繫此事於十一月乙巳。考異云：「齊帝紀」十二月，

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

〔八〕以威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 「威烈」殿本作「武烈」。考證云：「諸本皆作『威烈』，按宋書百

官志有武烈將軍，無威烈將軍，齊世官名多循宋制，今定從『武』。」

〔九〕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 「丁未」南史齊紀作「乙巳」，通鑑同。考異云：「東昏侯紀云

『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

〔一〇〕輔國長史趙越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趙越嘗」梁書劉季連傳作「趙越常」。

〔一一〕〔以〕衆降 據御覽一百二十九引補。

〔一二〕率兵入殿廢帝 「廢」南監本作「弑」。

〔一三〕青薺金口帶 「青薺」元龜二百十八作「青葩」，按「薺」不成字，故舊校以爲疑。

〔一四〕能擔白虎幢 「幢」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幢」。

〔二五〕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 「三萬人」毛本、局本作「萬人」。

〔二六〕呼爲王長子 「王長子」南史齊紀、梁書武帝紀並作「王偃子」。通鑑亦作「王偃子」，胡注云「偃，狂也」。

〔二七〕咸降年不永宮車係晏 「係晏」殿本作「早晏」。張元濟校勘記云：「係晏，猶言相繼晏駕也，承上文『咸』字言。」

〔二八〕流冗道路 「冗」南監本、殿本作「竄」。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戶。三年，爲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爲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

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乙卯，敎纂嚴。又敎曰：「吾躬率晉陽，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澤惠。所領內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卽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給廩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爲民。其功效賞報，別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穎胄爲右將軍、都督行留

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宮，未卽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並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迎。」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將軍蕭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東將軍。甲戌，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一〕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衆屯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拒守。三月丁酉，張沖死，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二〕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卽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尙書令，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四〕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爲零陽侯，〔五〕詔不許。又奏爲涪陵王，詔可。乙酉，尙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假梁王黃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爲益、寧二州

刺史。己未，以冠軍將軍莊丘黑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爲廣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詔曰：「荆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宜加酬獎，副其乃誠。凡東討衆軍及諸嚮義之衆，可普復除。」

五月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羣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拒義軍。

秋七月，東軍主吳子陽十三軍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

九月乙未，詔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

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李元履爲豫州刺史。壬寅，尙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以黃門郎蕭澹行荊州府州事。丁巳，蕭瓚、魯休烈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爲大司馬、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大司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曷監南兗州。壬寅，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五〕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己未，以新除右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暉伏誅。戊辰，詔進梁公爵爲梁王，增封十郡。

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一〇〕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懸。王子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爲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禪位梁王。丁巳，廬陵王寶源薨。

夏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丁卯，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

雖有冥數，微名大號，斯爲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宮。達機觀運，高頌永終。

校勘記

〔一〕奉梁王舉義 周星詒校勘記云：「疑『梁』字譌。」按蕭穎胄爲荊州行事，當云奉南康王舉義，御覽一百二十九引作「奉王舉義」，南史齊紀同，王謂南康王，疑此「梁」字衍。

〔二〕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爲江州刺史 「王茂先」通鑑作「王茂」，無「先」字，下同。按王茂梁書有傳，通鑑蓋從梁書也。

〔三〕驃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 「固城」南監本作「固守」。

〔四〕領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 「領軍將軍」通鑑作「冠軍將軍」，梁書蕭偉傳同。

〔五〕有司奏封庶人竇卷爲零陽侯 殿本考證云：「『零陽』南史作『零陵』。」

〔六〕東軍主吳子陽十三軍救郢州 「十三軍」毛本、局本作「十二軍」。

〔七〕九月乙未 「乙未」南史齊紀作「己未」。按長曆，是年九月壬辰朔，初四日乙未，二十八日己未。

〔八〕以黃門郎蕭澹行荊州府州事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澹』當作『愔』。」

〔九〕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 按「大司馬」下疑奪「梁王爲」三字。御覽一百二十九引作「以大司

馬蕭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10〕邵陵王寶攸「寶攸」南史作「寶修」。

南齊書卷九

志第一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尙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竝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竝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續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羣儒，其前史所詳，竝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

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暕議：「〔一〕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

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

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

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太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

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

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尙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

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性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性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辟壇，周家所尙，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尙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

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可。明堂可更詳」。

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卽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仍」前郊年，「或」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尙書令王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閒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三」年南郊，「晉」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

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閒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圓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圓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圓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卽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

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闔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

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尙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

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

尙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座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圓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閒，竝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

爲退息，泰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帳〕〔瓦〕之構雖殊，〔瓦〕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摘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曇隆。

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

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軼鞞至祝敵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止）（正）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

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禱祈甘雨，「二」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尙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呼）「吁」嗟之義，「三」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邃之謂宜以世祖（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尙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二邪）？」（二）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

毀，其文廟乎！」詔「可」。

至永元二年，倬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祀昊天於圓丘也。〔二〕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三〕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擢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

倬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

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修之爲允。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卽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卽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卽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

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卽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

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閼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卽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

『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卽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也〕』。〔七〕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主〕於寢，不同於〔古〕〔吉〕』。〔八〕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衰，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

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且）卽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展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簠簋充庭，情深於恆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麴起餅、鴨臠；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疎。重檐閼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舂陵，輒祠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用家人禮。（三）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譔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

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三〕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脰祭』。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尙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譚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三〕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譚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諡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尙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尙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尙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三〕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

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褱衣爲上，榆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年）〔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褱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褱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褱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褱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榮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

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從五君，竝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蒸嘗，何爲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尙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三〕}簠簋旣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二〕}尋伐鼓用牲，由來尙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冠〕}而不廢郊，^{〔三〕}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二〕}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及）〔乃〕未知失在何時，〔三〕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向）〔在〕北，則〔位〕宜向南。〔三〕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纁階東西向，故知壇墀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鄔上頽基，商丘餘樹，猶應尙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

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

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纁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三〕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三〕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禮〕。〔三〕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竝東向邪？」

治禮又難修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修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修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云〕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玄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圖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

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

修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傳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敬）故朝以二二分，（三）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觀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

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佚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佚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圓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卽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服無〕旒藻之飾，〔三〕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美〕，〔三〕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三〕甚得差降之宜也。佚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竝用立春後亥日，尙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注〕曰吉亥。〔義〕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太常丞何誣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四〕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某〕，〔四〕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

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己)者，(四)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嵩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且亥旣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四)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

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尙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儻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卽位，尙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續承鴻業，今制書旣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閒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

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爵而醕，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卽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旣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尙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尙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四〕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

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吳〕大鴻臚爲贊，醺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醺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人議竝同，并撰立贊冠醺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四七〕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醺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殿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四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醺，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四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醴〕。五而猶用醺辭，寔爲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合卺。儀注先酌卺，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櫛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鑲，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卽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酌之酒，竝除金銀連鑲，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煇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竝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追）尊所不及，（三）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竝。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

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竝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帛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已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

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遂爲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三〕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准。

校勘記

〔一〕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暹議

按「曹郎中」三字疑有譌，或「曹」上奪一字。元龜五百七十七

「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下疊一「議」字，然有儀曹郎中而無議曹郎中；且下云儀曹郎中孔暹，如

裴昭明亦爲儀曹郎中，則當云「儀曹郎中裴昭明、孔暹」，不當在孔暹姓名上更著職位也。據良

政裴昭明傳，但言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歷祠部通直郎，不及歷官郎中事。

〔二〕太元十三年「太元」原譌「泰元」，各本並譌，今改正。按太元，晉孝武帝年號。

〔三〕尚書堯典咸秩無文 按「堯典」當作「洛誥」。

〔四〕或〔於〕〔仍〕前郊年 據毛本、殿本、局本改。按通典禮典作「因」。

〔五〕或別〔更〕始 據通典禮典補。

〔六〕檢晉明帝太寧（五）〔三〕年南郊 按太寧無五年，晉明帝卒於太寧三年九月，下云「其年九月崩」，

南史王儉傳載儉議，亦云「晉明帝太寧二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明「五」乃「三」之譌，今改正。

〔七〕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 「太和」原譌「泰和」，各本並譌，今改正。按太和，三國魏明帝年號。

〔八〕泰始薄加脩廣 「泰始」原譌「太始」，各本並譌，今改正，按泰始，宋明帝年號。

〔九〕今〔棟〕〔帳〕瓦之構雖殊 據元龜五百七十七改。按棟瓦不當云殊，帳幕與瓦屋始能云殊。

〔一〇〕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止〕〔正〕當以四月 按原文有奪譌，今據禮記月令鄭注增改。

〔一一〕孟夏雩禱祈甘雨 「禱」原譌「榮」，據毛本改正。按南監本、殿本、局本作「祭」。

〔一二〕蓋是〔呼〕〔吁〕嗟之義 據南監本及通典禮典改。按：鄭玄月令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一三〕光祿大夫王遂之謂宜以世〔祖〕〔宗〕文皇帝配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改。按鬱林王卽位，追尊其父文惠太子長懋爲世宗文皇帝。

〔一四〕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二邪〕 據通典禮典、元龜五百七十八改。按通典禮典作「歷代配帝何止於二」，無「邪」字。

〔一五〕〔此〕禘謂祀昊天於圓丘也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補，與禮記祭法鄭注合。

〔一六〕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據局本及元龜五百七十八增刪，與禮記祭法鄭注合。

〔一七〕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也〕 據通典禮典增改，與禮記曾子問合。

〔一八〕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主〕於寢不同於〔吉〕〔吉〕 據通典禮典改。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特祀於主」。杜注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至與主，古與吉，皆形近而譌。

〔一九〕又〔宜〕〔且〕即心而言 據毛本、局本改。

〔二〇〕用家人禮 「用」原譌「甲」，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譌「申」。張元濟校勘記云：「按『甲』爲『用』之譌，前有『牲牢服章，用家人禮』可證。」今據張說改正。

〔二一〕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 按儀禮原文作「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何諱之議引儀禮有脫文，而又不知魚、腊、膚爲三物，誤讀「司士升魚腊膚魚」爲句，遂有腊魚、鮮魚之說。

〔三三〕〔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敬則、顯達二人此時見存，不應加『故』字。校刊者妄意配饗廟庭之人必已身故，謬加此字耳。」今據刪。按南史齊紀不誤。

〔三〕既無先准 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宋順帝諱準，故沈約史『準』皆作『准』，南齊書『先准』、『前准』、『舊准』等，皆『準』之省也。」

〔四〕上公〔年〕〔無〕大裘玉輅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改。按周禮，王祀天乃服大裘，乘玉輅，上公不得祭天，無此等車服。明「年」字乃「無」字之譌。各本作「有」，亦譌，蓋疑「年」字之譌而臆改也。

〔五〕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 按「五禮」禮記曾子問作「五祀」。

〔六〕火〔及〕日蝕則停 據通典禮典、元龜五百七十七補。

〔七〕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冠〕而不廢郊 據通典禮典、元龜五百七十七改。按下云「郊社不殊」，明不當廢社而不廢郊，作「冠」是。

〔八〕王者父天親地 「親」通典禮典、元龜五百七十七並作「母」。按「父天母地」一語，見於緯書春秋感精符。

〔九〕〔及〕〔乃〕未知失在何時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改。

〔十〕陰氣〔向〕〔在〕北則〔位〕宜向南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增改。

〔十一〕非接對之時也 「非」原譌「兆」，據殿本、局本改正。

〔十二〕求幽之論不乖歟 按元龜「不」下有「亦」字。

〔十三〕後移宮南自當〔如禮〕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補。

〔三四〕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按此亦周禮大宗伯原文，「鄭玄」二字疑衍。

〔三五〕〔敬〕〔故〕朝以〔二〕分 據殿本改。按南監本、毛本、局本作「敬朝以二分」，通典禮典作「朝敬故以二分」。

〔三六〕〔服無〕旒藻之飾 據通典禮典補。

〔三七〕極文章之〔義〕〔美〕 據通典禮典改。

〔三八〕竊謂宜依此拜日月 按通典禮典「依」作「服」。

〔三九〕〔法〕〔注〕曰吉亥 據御覽五百三十七引及元龜五百七十七改。

〔四〇〕日幹也 「日」通典禮典作「甲」。下「有事於天用日」，通典「日」亦作「甲」。

〔四一〕孝孫〔其〕〔某〕〔其〕爲〔某〕之形譌，今據儀禮少牢饋食禮改。

〔四二〕鄭又云必用丁〔巳〕〔己〕者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賈疏云：「乙、丁、己、辛、癸爲柔日。」此丁己特標兩柔日，非日辰相配之丁巳也。各本並譌，今改正。

〔四三〕凡置生二百人 按通典禮典、元龜五百七十七並作「二百二十人」。

〔四四〕釋奠日備帝王禮樂 按元龜五百七十七「備」上有「宜」字。

〔四五〕禮雖有嫡子〔無〕嫡孫 據通典禮典補。按儀禮喪服云「有嫡子者無嫡孫」，爲此語所本，明脫一「無」字。

〔四六〕宜使太常持節加冠 按「加冠」上通典禮典兩引皆有「一」字。

〔四七〕筮日筮賓 「筮賓」通典禮典作「戒賓」。

〔四八〕醴本古其禮重 「古」下元龜有「味」字。按下云「酒用時味，其禮輕」，時味對古味而言，有「味」字是。

〔四九〕詳記於經文 元龜無「記」字。按「記」原譌「計」，今據南監本、殿本改正。

〔五〇〕即可擬古設（禮）（醴） 據南監本、局本及元龜五百七十七改。

〔五一〕既（迨）（追）尊所不及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迨」當作「追」，今據改。按元龜亦作「追」。

〔五二〕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 「往」原譌「皇」，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正。

南齊書卷十

志第二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寧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從之。

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廣）〔廟〕有虞以安神，〔二〕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寧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卽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脩復五陵，〔三〕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竝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賤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翼？」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翼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恆

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卽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 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尙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杖朞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

詳。並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

儉又荅淵難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記之旨，^{〔六〕}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朞，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朞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朞之祥，不得方於綬縞之末。^{〔七〕}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

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遂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閒，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閒，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

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帟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旣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旣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旣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旣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

服，奏樂姻娶，便應竝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替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勳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攜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

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墨）〔曇〕濟議：「〔三〕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于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己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眷，祇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禪，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愷同陶韶議，太常沈倓同李撝議，〔三〕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墨）〔曇〕濟議。

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宗〕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弘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校勘記

〔一〕〔廣〕〔廟〕有虞以安神 據殿本改。按「廟」字古作「庿」，廣乃庿之形譌。

〔二〕晉氏脩復五陵 「氏」原譌「民」，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正。

〔三〕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 「滕弘」南史王曇首傳作「滕含」。按滕含，滕脩孫，官至廣州刺史，曾爲庾冰輕車府長史，見晉書滕脩傳。

〔四〕吉部伍自有桁輅 通典禮典無「伍」字，「桁」作「旂」。

〔五〕今杖舻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 據通典禮典補。按禮記雜記下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六〕經記之旨 「記」原譌「紀」，通典禮典同譌，今據殿本、局本改正。

〔七〕不得方於綬縞之末 「綬」通典禮典作「緇」。

〔八〕今雖厭〔屈〕 據通典禮典補。

〔九〕然〔後〕奏御 據南監本、殿本、局本補。

〔一〇〕于時江充議云 「江充」南監本、局本作「何充」。按江充，漢武帝時人，西晉無江充，故南監本、局

本改「江」爲「何」。然何充晉書有傳，不言其曾仕中朝，預議喪制。惟著徙戎論之江統，永嘉初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豈「江充」爲「江統」之譌歟？

〔二〕有司以世（祖）〔宗〕文皇帝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 據元龜五百七十八改。下同。按鬱林王卽位，追尊其父文惠太子長懋爲世宗文皇帝。長懋卒於永明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至建武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爲再忌日也。

〔三〕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墨）〔曇〕濟議 按上卷有國子助教謝曇濟。又周顒傳云「顒卒官時，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蓋卽一人。「墨濟」爲「曇濟」之譌無疑，今改正。下同。

〔三〕太常沈倓同李攜議 「倓」毛本、殿本、局本作「淡」。

南齊書卷十一

志第三

樂

南郊樂舞歌辭，二漢同用，見前漢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見，疑是用漢辭也。晉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詔禮遵用周室肇稱殷祀之義，^{〔一〕}權用魏儀。後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詩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義學者普令製立。^{〔二〕}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刪纂雅樂。詔付外詳，竟不行。

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

資承寶命，〔三〕嚴恭帝緒。〔四〕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域來賓，〔五〕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下除四句。皆顏辭。牲出入，奏引牲之樂：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敎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此上四句。顏辭。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

我恭我享，惟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壇奄靄，翠幙端凝。嘉俎重薦，兼籍再升。設業設簠，〔六〕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此一篇增損謝辭。

右夕牲歌，竝重奏。

迎神，奏昭夏之樂：

惟聖饗帝，惟孝饗親。此下除二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此下除八句。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

紫壇望靈，翠幙佇神。率天奉贄，罄地來賓。神貺竝介，泯祇合祉，〔七〕恭昭鑒享，肅光孝祀。威藹四靈，洞曜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皇帝升壇，奏登歌辭：

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五時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舉。

皇帝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此下除二句。田燭置，權火通。〔八〕大孝昭，國禮融。此一句改，餘皆顏辭，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樂：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靈晨炳，五緯宵明。膺曆締運，道茂前聲。

太祖高皇帝配饗，奏高德宣烈之樂。此章永明二年造奏。尚書令王儉辭。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鳥弈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華，卿雲流靄。五漢同休，六幽咸泰。

皇帝飲福酒，奏嘉胙之樂：

鬯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藹耀昌基，融祉暉世曆。聲正涵月軌，書文騰日迹。寶瑞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暉祚，重芬冠往籍。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旒回。洞雲路，拂璇階。紫霧藹，青霄開。睠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皇帝就燎位，奏昭遠之樂：

天以德降，帝以禮報。牲罇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采，敬達瑄薌。煙贄青昊，震颺紫場。陳馨示策，肅志宗禋。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皇帝還便殿，奏休成之樂，〔七〕重奏。

昭事上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縣敷暢，鍾石昭融。羽炫深晷，籥噏行風。肆序輟度，肅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輪。

右南郊歌辭

北郊樂歌辭，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則周、漢以來，祭天地皆同辭矣。宋顏延之饗地神辭一篇，餘與南郊同。齊北郊羣臣入奏肅咸樂，牲入奏引牲，薦豆毛血奏嘉薦，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還便殿奏休成，辭竝與南郊同。迎送神昭夏登歌異。

迎地神，奏昭夏之樂：

詔禮崇營，敬饗玄時。靈正丹帷，月肅紫墀。展薦登華，風縣凝鏘。神惟戾止，鬱葆遙莊。昭望歲芬，環游辰太。穆哉尙禮，橫光秉藹。

皇帝升壇登歌：

佇靈敬享，禋肅彝文。縣動聲儀，薦絜牲芬。陰祇以貺，昭司式慶。九服熙度，六農祥正。

皇帝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

繕方丘，端國陰。掩珪晷，仰靈心。詔源委，遍丘林。〔此下除〕八句〔二〇〕禮獻物，樂薦音。此下除二十二句，餘皆顏辭。

次奏昭德凱容之樂：

慶圖濬邈，蘊祥祕瑤。倪天炳月，嬪光紫霄。邦化靈懋，闔則風調。儷德方儀，徽載以昭。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神升，享序楸。淹玉俎，停金奏。寶旆轉，旒駕旋。溢素景，鬱紫躔。靈心顧，留辰睽。洽外瀛，瑞中縣。

瘞埋，奏隸幽之樂：

后皇嘉慶，定祗玄峙。承帝休圖，祗敷靈祉。篚罍周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調川瑞昌，警岳祥泰。

右北郊歌〔辭〕〔二〕

明堂歌辭，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案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又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鴻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當以鴻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使兩義竝違，未詳以數立言爲何依據也。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謝莊歌宋太祖亦無定句。

建元初，詔黃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並採用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也。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彝承孝典，恭事嚴聖。浹天奉賁，罄壤齊慶。司儀且序，^{〔三〕}羽容夙章。芬枝揚烈，黼構周張。助寶尊軒，^{〔二〕}耐珍充庭。璆縣凝會，^{〔四〕}琕^{〔五〕}朱竚聲。^{〔六〕}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昭膺。^{〔五〕}

尊事威儀，輝容昭序。迅恭明神，絜盛牲俎。肅肅嚴宮，藹藹崇基。皇靈降止，^{〔六〕}百祇具司。^{〔七〕}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輕霄。^{〔八〕}

青帝歌：

參映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鴈將向，桐始黈。和風舞，^{〔九〕}暄光遲。萌動達，萬品親。^{〔一〇〕}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寔司衡，雨水方降木堊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澤四溟被九有。

黃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繩總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司炎涼。^{〔三〕}此以下除八句。至分乘經晷，^{〔三〕}閉啓集恒度。帝暉緝萬有，^{〔三〕}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素精。此下除四句。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蹊。白雲繁，亘天崖。此下除四句。晨晷促，夕漏延。大陰極，微陽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太廟同用

禮薦洽，福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中王。澄明臨四奧，精華延八鄉。洞海同聲懋，〔三〕澈宇麗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宋謝莊辭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秣〕沫。〔三〕雲旣動，河旣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璇庭寂，玉殿虛。鴻化凝，〔二〕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鴻慶遐邇，嘉薦令芳。並帝明德，〔三〕永祚深光。增四句。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惟誠絜饗，維孝尊靈。〔二〕敬芳黍稷，〔三〕敬滌犧牲。騂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

宗祀，以肅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足參恮。〔三〕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詩二章：〔三〕

肇禋戒祀，禮容咸舉。六典飾文，九司炤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兼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

奕奕闕幄，亶亶嚴闈。絜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寓，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有容。賓僚贊列，肅肅雍雍。

右夕牲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烟燼。燁帝景，耀天邑。聖祖降，五雲集。此下除八句懋桑盛，絜牲恮。百禮肅，羣司虔。皇德遠，大孝

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昌福至，〔三〕萬寓歡。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雍臺辯朔，澤宮選辰。挈火夕炤，〔三〕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洪基，以綏萬國。皆謝莊辭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同

醴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辭罷裸，序容輟縣。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高虛。〔三〕八靈案衛，〔三〕三代〔祇〕解途。〔三〕翠蓋澄耀，畢帟凝晨。玉鎮息節，〔三〕金輅懷音。戒誠達孝，〔三〕底心肅感。追馮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右祠明堂歌辭，建元、永明中奏。

雩祭歌辭：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陽律亢，陰晷伏。秬下土，荐種稷。震儀警，王度乾。嗟雲漢，望昊天。張盛樂，奏雲舞。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諷，禋有秩。脣鬯芬，圭瓚瑟。靈之來，帝闔開。車煜耀，吹徘徊。停龍轡，徧觀此。凍雨飛，祥風靡。壇可臨，奠可歆。對泯祉，〔三〕鑒皇心。

右迎神歌辭依漢來郊歌三言。宋明堂迎神八解。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寓。七德攸宣，九疇咸敍。靜難荆、舒，凝威蠡浦。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壹車書，德馨粢盛。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衢室成陰，璧水如鏡。禮充玉帛，樂被箎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牷。

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右歌世祖武皇帝依廟歌四言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玄蟄昭。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樽）〔奠〕
春酒，〔三〕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右歌青帝木生數三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雨〕龍旣御炎精來。〔四〕火景方中南譌秩，靡草云黃含桃實。
族雲蓊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徧。

右歌赤帝火成數七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
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沖。皇流䟽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高京。

右歌黃帝土成數五

帝悅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
霜，秋風方嫋嫋。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適。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數九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鍾鳴，冥陵起。星回天，月窮紀。聽嚴風，來

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冰冽，積羽幽。飛（雲）〔雪〕至，〔四〕天山側。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充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觀）〔祚〕臻。〔四三〕

右歌黑帝水成數六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躡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警七耀，詔八神。排閭闔，渡天津。有渰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辭

太廟樂歌辭，周頌清廟一篇，漢安世歌十七章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辭稱述功德。

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詩，說神靈鑒饗之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安世詩本故漢時歌名，今詩所歌，非往詩之文。襲案周禮（志）〔注〕云，〔四三〕安世樂猶周房中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樂，後（續）〔讀〕漢安世歌，〔四四〕亦說神來宴饗，無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謂房中樂爲后妃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詠宴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於是改安世樂曰饗神歌。散騎常侍王肅作

宗廟詩頌十二篇，不入於樂。

晉泰始中，傅玄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登歌七廟七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至於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廟歌十三篇。

宋世王韶之造七廟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爲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六章。

永明二年，尙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異其文，饗神（十）（七）室同辭。』（四）此議爲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竝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竝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爲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爲一章八句，別奏事御奉行。」詔「可」。尙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

羣臣出入，奏肅咸樂歌辭：

絜誠底孝，孝感煙霜。賁儀飾序，肅禮綿張。金華樹藻，肅哲騰光。殷殷升奏，嚴

嚴階庠。匪椒匪玉，是降是將。懋分神衷，翊祐傳昌。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辭：

肇祀嚴靈，恭禮尊國。達敬敷典，結孝陳則。芬滌既肅，犧牷既整。聳誠流思，端儀選景。肆禮佇夜，綿樂望晨。崇席皇鑒，用饗明神。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辭：

清思眈眈，闕寢微微。恭言載感，肅若有希。芬俎具陳，嘉薦兼列。凝馨煙颺，分炤星晷。睿靈式降，協我帝道。上澄五緯，下陶八表。

右夕牲歌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四六〕

涓辰選氣，展禮恭祇。重闈月洞，層牖煙施。載虛玉鬯，載受金枝。天歌折饗，雲舞罄儀。神惟降止，泛景凝羲。帝華永藹，泯藻方摛。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辭：

戲繇惟則，姬經式序。九司聯事，八方承宇。鑾迥靜陳，綬樂具舉。凝旒若慕，傾璜載佇。振振璇衛，穆穆禮容。載藹皇步，式敷帝蹤。

太祝裸地，奏登歌辭：

清明既鬯，大孝乃熙。天儀睟愴，皇心儼思。旣芬房豆，載絜牲醴。鬱裸升禮，錙玉登聲。茂對幽嚴，式奉徽靈。以享以祀，惟感惟誠。

皇祖廣陵丞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國昭惟茂，帝穆惟崇。登祥緯遠，締世景融。紛綸睿緒，菴蔚王風。明進厥始，濬哲文終。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璇條賁蔚，瓊源浚照。懋矣皇烈，載挺明劭。永言敬思，式恭惟教。休途良乂，榮光有耀。

皇祖淮陰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嚴宗正典，崇饗肇禋。九章旣飾，三清旣陳。昭恭皇祖，承假徽神。貞祐伊協，卿藹是鄰。

皇曾祖卽丘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肅惟敬祀，絜事參鄉。環栒像綴，緬密絲簧。明明烈祖，尙錫龍光。粵雅于姬，伊頌在商。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神宮懋鄴，明寢昌基。德凝羽綴，道鬯容辭。假我帝緒，懿我皇維。昭大之載，國齊之祺。

皇考宣皇神室奏宣德凱容樂歌辭：

道闕期運，義開藏用。皇矣睿祖，至哉攸縱。循規烈焰，襲矩重芬。德溢軒義，道懋炎雲。

昭皇后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月靈誕慶，雲瑞開祥。道茂淵柔，德表徽章。粹訓宸中，儀形宙外。容蹈凝華，金羽傳藹。

皇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祚樂歌辭：

構宸抗宇，合軫齊文。萬靈載溢，百禮以殷。朱紘繞風，翠羽停雲。桂樽既滌，瑤俎既薰。升薦惟誠，昭禮惟芬。降祉遙裔，集慶氤氲。

送神，奏肆夏樂歌辭：

禮既升，樂以愉。昭序溢，幽饗餘。人祇鬯，敬教敷。申光動，靈駕翔。芬九垓，鏡八鄉。福無屆，祚無疆。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樂歌辭：

睿孝式鬯，饗敬爰徧。諦容輟序，佾文靜縣。辰儀聳蹕，宵衛浮鑾。旒帟雲舒，翠華景搏。恭惟尙烈，休明再纏。國猷遠藹，昌圖聿宣。

太廟登歌辭二章：

惟王建國，設廟凝靈。月薦流典，時祀暉經。瞻辰優思，雨露追情。簡日筮晷，闕奠升文。金罍淳桂，冲幄舒薰。備僚肅列，駐景開雲。

至饗攸極，睿孝惇禮。具物咸絜，聲香合體。氣昭扶幽，眇慕纏遠。迎絲驚促，迭侑留晚。聖衷踐候，節改增愴。妙感崇深，英徽彌亮。

太祖高皇帝神室奏高德宣烈樂歌辭：

悠悠草昧，穆穆經綸。乃文乃武，乃聖乃神。動龜危亂，靜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賁。握機肇運，光啓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澤靡不懷，威無不肅。戎夷竭歡，象來致福。偃風裁化，暉日敷祥。信星含曜，柜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饗是將。

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歌〕辭：〔四七〕

大妣嬪周，塗山儷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闕宮，翔翔雲舞。有饗德馨，無絕終古。

高宗明皇帝神室奏明德凱容之樂歌辭：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纘武，惟時執競。起柳獻祥，百堵興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其儀濟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王維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室，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在形。四海來祭，萬國咸寧。

藉田歌辭，漢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用（商）〔周〕頌載芟祠先農。（四）晉傅玄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四）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後一篇十二句，辭皆敍田農事。胡道安先農饗神詩一篇，竝八句。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淹製二章，不依胡、傅，世祖口勅付太樂歌之。

祀先農迎送神升歌：

羽鑾從動，金駕時遊。教騰義鏡，樂綴禮脩。率先丹綢，躬遵綠疇。靈之聖之，歲殷澤柔。

饗神歌辭：

瓊瓘既飾，繡簋以陳。方燮嘉種，永毓宵民。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晉泰始五年太僕傅玄撰。正旦大會行禮歌詩四章，壽酒詩一章，食舉東西廂樂十三章，黃門郎張華作。上壽食舉行禮詩十八章，中書監荀勗、侍郎成公綏，〔五〕言數各異。宋黃門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禮一章，上壽一章，登歌三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後舞二章新改。其臨軒樂，亦奏肆夏於鑠四章。

肆夏樂歌辭：

於鑠我皇，體仁苞元。齊明日月，比景乾坤。〔五〕陶甄百王，稽則黃軒。訏謨定命，辰告四蕃。

右一曲，客入四廂奏。

將將蕃后，翼翼羣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珍，樂以九韶。仰祇天顏，厥猷孔昭。

右一曲，皇帝當陽，四廂奏。皇帝入變服，四廂并奏前二曲。

法章既設，初筵長舒。濟濟列辟，端委皇除。飲和無盈，威儀有餘。溫恭在位，敬

終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惟時。被德在樂，宣道以詩。穆矣大和，品物咸熙。慶積自遠，告成在茲。

右二曲，皇帝入變服，黃鍾太簇二廂奏。

大會行禮歌辭：

大哉皇齊，長發其祥，祚隆姬夏，道邁虞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極，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授休禎。龍飛紫極，造我齊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二曲，姑洗廂奏。

上壽歌辭：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右一曲，黃鍾廂奏。

殿前登歌辭：

明明齊國，緝熙皇道。則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覲萬方。禮繁樂富，穆

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人有則，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寔靈誕聖。履端惟始，對越休慶。如天斯崇，如日斯盛。介茲景福，永固洪命。

右三曲，別用金石，太樂令跪奏。

食舉歌辭：

晨儀載煥，萬物咸覩。嘉慶三朝，禮樂備舉。元正肇始，典章徽明。萬方來賀，〔五三〕華夷充庭。〔五三〕多士盈九德，〔五四〕俯仰觀玉聲。恂恂俯仰，載爛其暉。鍾鼓震天區，禮容塞皇闈。思樂窮休慶，福履同所歸。

五玉既獻，三帛是薦。爾公爾侯，鳴玉華殿。皇皇聖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欽願。休哉休哉，君臣熙宴。建五旗，列四縣。樂有文，禮無勸。融皇風，窮一變。

禮至和，〔五五〕感陰陽，德無不柔，繫休祥。〔五六〕瑞徵辟，〔五七〕應嘉鍾。舞雲鳳，〔五八〕躍潛龍。景星見，甘露墜。木連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澤敷。極禎瑞，窮靈符。

懷荒遠，〔五九〕綏齊民。荷天祐，靡不賓。靡不賓，長世盛。〔六〇〕昭明有融，繁嘉慶。

繁嘉慶，熙帝載。含氣感和，蒼生欣戴。三靈協瑞，惟新皇代。

王道四達，流仁德。〔六一〕窮理詠乾元，垂訓從帝則。〔六二〕靈化侔四時，幽誠通玄默。

德澤被八紘，禮章軌萬國。

皇猷緝，咸熙泰。禮儀煥帝庭，要荒服遐外。被髮襲纓冕，〔右〕〔左〕衽回衿帶。〔六三〕

天覆地載，澤流汪濊。聲教布濩，德光大。

開元辰，畢來王。奉貢職，朝后皇。鳴珩佩，觀典章。樂王慶，〔六四〕悅徽芳。陶盛

化，遊大康。惟昌明，永克昌。

惟建元，德丕顯。齊七政，敷五典。彝倫序，洪化闡。

王澤流，太平始。樹靈祇，恭明祀。〔仁〕〔介〕景祚，〔六五〕膺嘉祉。禮有容，樂有儀。

金石陳，干羽施。邁武濩，均咸池。歌南風，德永稱。〔六六〕文明煥，〔六七〕頌聲興。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導禮讓，移風俗。移風俗，永克融。歌盛美，

告成功。詠休烈，〔六八〕邈無窮。

右黃鍾先奏晨儀篇，太簇奏五玉篇，餘八篇二廂更奏之。

前舞階步歌辭：新辭

天挺聖哲，三方維綱。川岳伊寧，七耀重光。茂育萬物，衆庶咸康。道用潛通，仁施遐揚。德厚無極，功高昊蒼。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既節，龍躍鳳翔。皇基永樹，二儀等長。

前舞凱容歌詩：舊辭

於赫景命，天鑒是臨。樂來伊陽，禮作惟陰。歌自德富，舞由功深。庭列宮縣，陞羅瑟琴。翻簫繁會，笙磬諧音。簫韶雖古，九奏在今。^{〔六六〕}導志和聲，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形六合，化穆自宣。^{〔七七〕}如彼雲漢，爲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七八〕}擊轅中韶，永世弗騫。

後舞階步歌辭：新辭

皇皇我后，紹業盛明。滌拂除穢，宇宙載清。允執中和，以莅蒼生。玄化遠被，兆世軌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風清鼓，應以祥禎。澤浩天下，功齊百靈。

後舞凱容歌辭：舊辭

假樂聖后，寔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天，儀形萬國。欽明惟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得。告成于天，銘勳是勒。翼翼厥猷，亶亶其仁。從命創

制，〔七二〕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國無塵。〔七三〕冕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凱容，欽若天人。純嘏孔休，萬載彌新。

宣烈舞執干戚。郊廟奏，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紩。朝廷，則武冠，赤幘，生絳袍單衣，絹領袖，卑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紩，皆黑韋緹。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漢高造武德舞，執干戚，象天下樂已除亂。按禮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則漢放此舞而立也。魏文帝改五行還爲大武，而武德曰武頌舞。明帝改造武始舞。晉世仍舊。傅玄六代舞歌有武辭，此武舞非一也。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據韶爲言，宣烈卽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諺呼爲武王伐紂。其冠服，魏明帝世尙書所奏定武始舞服，晉、宋承用，齊初仍舊，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見魏尙書奏，後代相承用之。

凱容舞，執羽籥。郊廟，冠委貌，服如前。朝廷，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餘如前。本舜韶舞，漢高改曰文始，魏復曰大韶。又造咸熙爲文舞。晉傅玄六代舞有虞韶舞辭。宋以凱容繼韶爲文舞。相承用魏咸熙冠服。

前舞、後舞，晉泰始九年造。正德大豫舞，傅玄、張華各爲歌辭。宋元嘉中，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舞。

右朝會樂辭

舞曲，皆古辭雅音，稱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如此十餘小曲，名爲舞曲，疑非宴樂之辭。然舞曲總名起此矣。

明君辭：

明君創洪業，盛德在建元。受命君四海，聖皇應靈乾。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結繩化，靜拱天下齊。

右一曲，漢章帝造輦舞歌，云「關東有賢女」。魏明帝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傅玄代魏曲作晉洪業篇云：「宣文創洪業，盛德存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今前四句錯綜其辭，從「五帝」至「不可階」六句全玄辭，後二句本云「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栖」，又改易焉。

聖主曲辭：

聖主受天命，應期則虞、唐。升旒綜萬機，端扆馭八方。盈虛自然數，揖讓歸聖明。北化陵河塞，南威越滄溟。廣德齊七政，敷教騰三辰。萬寓必承慶，百福咸來臻。聖皇應福始，昌德洞祐先。

明君辭：

明君御四海，總鑒盡人靈。仰成恩已洽，竭忠身必榮。聖澤洞三靈，德教被八鄉。草木變柯葉，川岳洞嘉祥。愉樂盛明運，舞蹈升太時。微霜永昌命，軌心長歡怡。

鐸舞歌辭：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太武。清歌發唱，形爲主。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期序。時奏宮角，雜之以徵羽。樂以移風，禮相輔，安有出其所。

右一曲，傳玄辭，以代魏太和時。〔七言〕「徵羽」〔下〕除「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七言〕

白鳩辭：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

右一曲，舞敍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辭意言惠孫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

濟濟辭：

暢飛暢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

右一曲晉濟濟舞歌，六解，此是最後一解。

獨祿辭：

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

右一曲晉獨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伎錄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汙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

碣石辭：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淡淡，^{〔七〕}山嶋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右一曲，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歌。詩四章，此是中一章。

淮南王辭：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

右一曲，晉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後是第五。

齊世昌辭：

齊世昌，四海安樂齊太平。人命長，當結久，〔七七〕千秋萬歲皆老壽。

右一曲，晉杯槃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干寶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晉世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其第一解首句云「晉世寧」，宋改爲「宋世寧」。惡其杯槃翻覆，辭不復取。齊改爲「齊世昌」，餘辭同後一。

公莫辭：

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姥時吾 思君去時 吾何零 子以耶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晉公莫舞歌，二十章，無定句。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三句，竝不可曉解。建武初，明帝奏樂至此曲，言是似永明樂，流涕憶世祖云。

白紵辭：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堂。〔七八〕情發金石媚笙簧，〔七九〕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且翔。〔八〇〕轉眄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度〕〔雁〕行。〔八一〕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馭世永歌昌。

右五曲，尙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

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俳歌辭：

俳不言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扳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右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源起，事不可詳，大略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晉世則見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江左咸（和）（康）中，罷紫鹿、跛行、鼈食、竿鼠、齊王卷衣、絕倒、五案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竝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堅敗後，得關中檐橦胡伎，進太樂，今或有存亡，案此則可知矣。

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爲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皇齊啓運從瑤璣。靈鳳銜書集紫微。和樂旣洽神所依。超商卷夏耀英輝。永世壽昌聲華飛。

右鳳皇銜書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宋世辭云「大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巍巍蕩蕩道有餘」。齊初詔中書郎江淹改。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

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校勘記

〔一〕詔禮遵用周室肇稱殷祀之義。「祀」晉書樂志作「禮」。

〔二〕凡義學者普令製立「義學」各本作「肄學」。案後漢書召馴傳，帝嘉其義學。楊仁傳，由是義學大興。廣弘明集卷十，義學沙門。「義學」謂有辭義學術者，不譌。

〔三〕資承寶命 「承」宋書樂志作「威」。案齊高帝父名承之，而齊南郊樂歌不諱，可疑。

〔四〕嚴恭帝緒 「緒」宋書樂志作「祖」。按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亦作「嚴恭帝祖」，李善注「帝，上帝；祖，先祖也」。

〔五〕月域來賓 「域」宋書樂志作「竊」。按文選亦作「竊」。

〔六〕設業設簾 原譌「誤業詳簾」，各本不譌，今改正。

〔七〕泯祗合社 張元濟校勘記云：「『祗』殿本作『祗』。疑『泯祗』當作『泯祗』。」

〔八〕權火通 「權火」南監本、殿本、局本作「燿火」，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權火」。周禮有司燿，燿，火官。「權」乃「燿」之借字。百衲本宋書樂志亦作「權」。

〔九〕皇帝還便殿奏休成之樂 「休成」通典禮典作「休和」。

〔一〇〕遍丘林〔此下除〕八句 按小注「八句」上當有「此下除」三字，各本並脫，今補。

〔一一〕右北郊歌〔辭〕 按「歌」下當有「辭」字，各本並脫，今補。

〔一二〕司儀且序 「且」南監本、局本作「具」，宋書樂志亦作「具」。

〔一三〕助寶尊軒 「尊」南監本、局本作「奠」，宋書樂志亦作「奠」。

〔一四〕〔琕〕朱竚聲 據南監本、局本改。

〔一五〕皇慶昭膺 「昭」南監本作「始」。

〔二六〕皇靈降止 〔止〕宋書樂志作「社」。

〔二七〕百祇具司 〔百祇〕原譌「白紙」，據南監本、局本及宋書樂志改正。

〔二八〕物色輕霄 〔霄〕南監本作「宵」，宋書樂志亦作「宵」。

〔二九〕和風舞 〔和〕宋書樂志作「柔」。

〔三〇〕萬品親 〔親〕宋書樂志作「新」。

〔三一〕布政司炎涼 〔司〕宋書樂志作「周」。

〔三二〕至分乘經晷 〔至分〕宋書樂志作「分至」。

〔三三〕帝暉緝萬有 〔暉〕宋書樂志作「運」。

〔三四〕洞海同聲懷 〔同〕宋書樂志作「周」。

〔三五〕龍已〔秣〕〔沐〕 據南監本及宋書樂志改。

〔三六〕鴻化凝 〔鴻〕宋書樂志作「睿」。

〔三七〕並帝明德 〔並〕南監本作「翊」。

〔三八〕維孝尊靈 〔尊〕宋書樂志作「奠」。

〔三九〕敬芳黍稷 〔芳〕宋書樂志作「芬」。

〔四〇〕嘉足參恮 〔宋書樂志〕作「嘉是柔恮」。

〔三〕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詩二章 據毛本、殿本、局本補。

〔三〕昌福至 〔昌〕宋書樂志作「景」。

〔三〕挈火夕炤 〔挈〕宋書樂志作「絜」。案「絜火」與下「明水」相對成文，疑作「絜」是。

〔三〕華漢高虛 〔高〕宋書樂志作「亭」。案「亭虛」與上「駐景」相對成文，疑作「亭」是。

〔三〕三代〔祇〕解途 據南監本、局本改，與宋書樂志合。按殿本「祇」作「祇」，亦譌。

〔三〕玉鑣息節 〔鑣〕南監本、殿本作「虞」。按宋書樂志作「鑣」，疑作「鑣」是。

〔三〕戒誠達孝 〔戒〕南監本、局本作「式」，宋書樂志同。

〔三〕對泯祉 〔泯〕南監本、局本作「氓」。

〔三〕〔樽〕〔奠〕春酒 據南監本、局本改。

〔四〕〔兩〕〔雨〕龍既御炎精來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改。

〔四〕飛〔雲〕〔雪〕至 蛛隱廬日箋云當作「雪」。按上有「望玄雲」，此不當云「飛雲至」，作「雪」是，今改。

〔四〕百禮洽萬〔觀〕〔祚〕臻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改。

〔四〕襲案周禮〔志〕〔注〕云 據宋書樂志改。

〔四〕後〔續〕〔讀〕漢安世歌 據宋書樂志改。按自「侍中繆襲奏」至「於是改安世樂曰饗神歌」，皆襲用

宋志舊文。宋志此句作「襲後又依歌省讀漢安世歌詠」。

〔四三〕饗神〔十〕〔七〕室同辭 按太廟七室，〔十〕當作〔七〕，各本並譌，今改正。

〔四六〕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據殿本補。按毛本、局本有〔歌〕字，無〔辭〕字。

〔四七〕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歌〕辭 按前後皆言〔歌〕辭，各本並脫〔歌〕字，今補。

〔四八〕玄武司馬班固奏用〔商〕〔周〕頌載芟祠先農 按載芟，周頌篇名，各本並譌，今改正。

〔四九〕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 按歌詩三篇，而所饗者有社稷、先農、先聖、先蠶凡四，且辭皆

敘田農事，疑〔先聖〕二字衍。

〔五〇〕中書監荀勗侍郎成公綏 按〔綏〕下疑脫一〔作〕字。

〔五一〕比景乾坤 〔景〕宋書樂志作〔量〕。按〔比量〕與下〔陶甄〕相對成文，疑作〔量〕是。

〔五二〕萬方來賀 按宋書樂志〔來〕上有〔畢〕字，五字句。

〔五三〕華夷充庭 按宋書樂志作〔華裔充皇庭〕，五字句。

〔五四〕多士盈九德 〔德〕宋書樂志作〔位〕。

〔五五〕禮至和 〔禮〕宋書樂志作〔體〕。

〔五六〕繫休祥 〔繫〕宋書樂志作〔繁〕。

〔五七〕瑞徵辟 〔徵辟〕宋書樂志作〔徽壁〕。

〔五八〕儷雲鳳 〔雲〕宋書樂志作〔靈〕。

〔五九〕懷荒遠 「遠」宋書樂志作「裔」。

〔六〇〕長世盛 「盛」上宋書樂志有「弘」字，四字句。

〔六一〕流仁德 「德」上宋書樂志有「布」字，四字句。

〔六二〕垂訓從帝則 「從」宋書樂志作「順」，此蕭子顯避梁諱改。

〔六三〕（右）〔左〕衽回衿帶 據宋書樂志、樂府詩集改。

〔六四〕樂王慶 「慶」宋書樂志作「度」，疑作「度」是。

〔六五〕（仁）〔介〕景祚 據南監本、殿本改。宋書樂志作「衍」。

〔六六〕德永稱 宋書樂志作「舞德稱」。

〔六七〕文明煥 「明」宋書樂志作「武」。

〔六八〕詠休烈 「休」宋書樂志作「徽」。

〔六九〕九奏在今 「奏」宋書樂志作「成」。

〔七〇〕化穆自宣 「宣」宋書樂志作「然」。

〔七一〕陶和當年 「當」原譌「常」。據局本及宋書樂志改正。

〔七二〕從命創制 「從命」宋書樂志作「順命」，此蕭子顯避梁諱改。

〔七三〕九國無塵 「九國」宋書樂志作「九圍」。

〔七四〕以代魏太和時 按宋書樂志，魏鼓吹曲第十二爲「太和」，無「時」字。

〔七五〕徵羽〔下〕除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 按宋書樂志「雜之以徵羽」下有「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此志刪之，故云。「除」上當有一「下」字，今補。

〔七六〕水河淡淡 「河」宋書樂志作「何」。

〔七七〕人命長當結久 「久」宋書樂志作「友」。

〔七八〕趨步明月舞瑤堂 「堂」南監本、殿本作「裳」。按宋書樂志作「趨步明玉舞瑤璫」。

〔七九〕情發金石媚笙簧 「情」宋書樂志作「聲」。

〔八〇〕如驚若思凝且翔 「驚」宋書樂志作「矜」。

〔八一〕將流將引雙〔度〕〔雁〕行 據殿本改。按南監本作「將流將引鴈雙行」。宋書樂志作「將流將引雙雁翔」。

〔八二〕生扳牛角 「扳」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拔」。

〔八三〕江左咸〔和〕〔康〕中 按咸和、咸康，皆晉成帝年號。宋書樂志作咸康七年。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除樂府雜伎，則作咸康爲是。今據改。

〔八四〕太元中 「太」原譌「泰」，各本並譌，今改正。

南齊書卷十二

志第四

天文上

《易》曰：「聖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天文之事，其來已久。太祖革命受終，膺集期運。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天文，^{〔一〕}奏曰：「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絕，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國有喪，宋當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宮有四。占曰『國去其君，有空國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陽不足，白虹貫日，人君惡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泰豫元年至昇明三年，^{〔二〕}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熒惑入太微六。占曰『七耀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

亦衰，當有王入爲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太白熒惑經羽林各三。占曰『國殘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熒惑守南斗，成句己。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熒惑辰星合于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于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于危。占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熒惑守太微，成句己。占曰『王者惡之，主命無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紀』。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白氣見西南，東西半天，名曰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東南長二丈，竝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占曰『除舊布新易主之象，遠期一紀』。至昇明三年，一紀訖。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惡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歲星填星合于東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日有頻食。占曰『社稷將亡，王者惡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宮，逆從行，歷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熒惑太白辰星合于翼。占曰『改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歲星守斗建。陰陽終始之門，大赦昇平之所起，律歷七政之本源，德星守之，天下更年，五禮更興，多暴貴者。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熒惑守輿鬼。三年正月七日，熒惑守兩戒閒，成句己。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國去王』。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効西方。占曰『天下更王』。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爲受慶之符。今所記三辰七曜之變，

起建元訖于隆昌，以續宋史。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變外傳，竝祕而不出，自此闕焉。

日蝕

建元二年九月甲午朔，日蝕。

三年七月己未朔，日蝕。

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蝕。

十年十一月癸未朔，加時在午之半度，到未初見日始蝕，虧起西北角，蝕十分之四，申時光色復還。

隆昌元年五月甲戌合朔，巳時日蝕三分之一，午時光復還。

月蝕

建元四年七月戊辰，月在危宿蝕。

永明二年四月丁巳，月在南斗宿蝕。

三年十一月戊寅，月入東井曠中，因蝕三分之一。

五年三月庚子，月在氐宿蝕。

九月戊戌，月在胃宿蝕。

六年九月癸巳，月蝕在婁宿九度，加時在寅之少弱，虧起東北角，蝕十五分之十一。

十五日子時，蝕從東北始，至子時末都既，到丑時光色還復。

七年八月丁亥，月在奎宿蝕。

十月庚辰，月奄蝕熒惑。

八年六月庚寅，月奄蝕畢左股第一星。

十年十二月丁酉，月蝕在柳度，加時在酉之少弱，到亥時月蝕起東角七分之二，至子時光色還復。

永泰元年四月癸亥，月蝕，色赤如血。三日而大司馬王敬則舉兵，衆以爲敬則祿烈所感。

永元元年八月己未，月蝕盡，色皆赤。是夜，始安王遙光伏誅。

史臣曰：日月代照，實重天行。上交下蝕，同度相掩。案舊說曰「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會舊術，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內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西北角；先交

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爲（西）〔黑〕子，〔黑〕不名爲蝕也。漢尙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爲「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既，復次食東崖，今察日蝕，西崖缺而光已復，過東崖而獨不掩」。逸之此意，實爲巨疑。先儒難「月以望蝕，去日極遠，誰蝕月乎」？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虛道中，則爲氣所舛，故月爲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爲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之氣，如以鏡在日下，其光耀魄，乃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俱兆日耀，當月之蝕，星不必亡。若更有所當，星未嘗蝕，同稟異虧，其故何也？」荅曰：「月爲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雖同類，而精景陋狹，小毀皆亡，無有受蝕之地，纖光可滿，亦不與弦望同形。」又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不見？」荅之曰：「夫言光有所衝，則有不衝之光矣；言有所當，亦有所不當矣。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沒；晝食度近，由非衝而得明。」又問：「太白經天，實緣遠日。今度近更明，於何取喻？」荅曰：「向論二蝕之體，周衝不同，經與不經，自由星遲疾，難蝕引經，恐未得也。」

日光色

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時，日色赤黃無光，至暮，在箕宿。

二年閏正月乙酉，日黃赤無光，至暮。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黃，日暈，虹抱珥直背。

建元元年十二月未時，日暈，帀，黃白色，至申乃消散。

永明二年正月丁酉，日交暈再重。

三年二月丁卯，日有半暈，暈上生一「珥」。〔云〕

四年五月丙午，日暈再重，仍白虹貫日，〔云〕在東井度。

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須臾過帀，日東南暈外有一直，竝黃色。壬辰，日暈，須臾，日西北生虹貫日中。

八年十一月己亥，日半暈，南面不帀，日東西帶暈，各生珥，長三尺，白色，珥各長十丈許，正衝日，久久消散，背因成重暈，竝青絳色。

九年正月甲午，日半暈，南面不帀，北帶暈生一抱，東西各生一珥，抱北又有半暈，抱珥竝黃色，北又生白虹貫日，久久消散。

建元元年六月甲申，日南北兩珥，西有抱，黃白色。

永明二年十一月辛巳，日東北有一背。

三年十一月庚寅，日西北有一背。

四年正月辛巳，日南北各生一珥，又生一背。

十二月辛未，日西北生一直，黃白色。戊寅，日北生一背，青絳色。

五年八月己卯，日東南生一珥，並青絳色。

六年二月丁巳，日東北生黃色，北有一珥，黃赤色，久久並散。庚申，日西有一背，赤青色，東西生一直，南北各生一珥，並黃白色。

七年十月癸未，日東北生一背，青赤色，須臾消。

八年六月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青黃絳雜色，澤潤，並長三尺許，至巳午消。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暈，南北帶暈各生一直，同長一丈，須臾消。

永元元年十二月乙酉，日中有三黑子。

月暈犯

建元四年十月庚寅，月暈五車及參頭。

永明元年正月壬辰，是日至十五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三月庚申至十三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五年二月乙未，自九日至是日，月三暈太微。

六年二月壬戌甲夜、十三日甲夜、十五日甲夜，月並暈太微。

永明元年十一月己未，月南北各生一珥，又有一抱。

月犯列星 建元元年七月丁未，月犯心大星北一寸。丁卯，月入軒轅中犯第二星。

十月丙申，月在心大星西北七寸。

十一月壬戌，月在氐東南星五寸。

十二月乙酉，月犯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庚寅，月行房道中，無所犯。癸巳，月入南斗

魁中，無所犯。

二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又犯後星。

五月庚戌，月入南斗。

七月己巳，月入南斗。

三年二月癸巳，月犯太微上將。

後星。

四年二月乙亥，月犯輿鬼西北星。丙子，月犯南斗魁第二星。辛未，月犯心大星，又犯

四月壬辰，月犯軒轅左民星。庚子，月犯箕東北星。

五月丙寅，月犯心後星。戊寅，月掩昴西北星。

六月乙未，月犯箕東北星。

七月癸亥，月行南斗魁中，無所犯。庚辰，月犯軒轅女主。

八月庚子，月犯昴西南星。壬寅，月犯五車東南星。壬申，月犯軒轅少民星。

九月丁巳，月犯箕東北星。壬辰，月在營室度，入羽林中。二十日，月入輿鬼，犯積尸。

十一月甲戌，月犯五車南星。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女主星，又掩女御。

永元元年正月己亥，月犯心後星。

三月乙未，月犯軒轅女主星。

六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南星。

八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輿鬼星。

九月庚辰，月犯太白左蕃度。〔己〕癸巳，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二月丁卯，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己巳，月犯南斗第五星。

二年二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第三星。

三月丁丑，〔月〕犯東井北轅北頭第一星。〔云〕

四月戊申，月犯軒轅右角。

六月丙寅，月犯東井轅頭第一星。

八月丙午，月掩心大星。戊申，月犯南斗第三星。戊子，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辰，月犯昴星。丙戌，月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壬戌，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

三年二月己未，月犯南斗第五星。

三月壬申，月在東井，無所犯。

六月丙午，月掩心前星。

八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第二星。

九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

四年正月癸酉，月入東井，無所犯。乙亥，月犯輿鬼。

閏月辛亥，月犯房。

二月丁卯，月犯東井鉞。

三月乙未，月入東井，無所犯。

七月辛亥，月犯東井。

八月戊寅，月犯東井。

九月辛卯，月與太白於尾合宿。丙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辛丑，月入東井曠中。辛亥，月犯房北頭第二星。

十二月己巳，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辛巳，月犯南斗第六星。

五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鉤鈴。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

三月癸卯，月犯南斗第二星。

六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六星，在南斗七寸。丙寅，月犯西建星北一尺。

史臣曰：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箕斗之間，微爲疎闊。故仲春之與孟秋，建星再用，與宿度並列，亟經陵犯，災之所主，未有舊占。石氏星經云：「斗主爵祿，褒賢進士，故置建星以爲輔。若犯建之異，不與斗同。」則據文求義，亦宰相之占也。

七月丁未，月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八月壬申，月在畢，犯左股第二星西北三寸。

九月戊子，月在填星北二尺八寸，爲合宿。

十月戊寅，月入氐犯東南星西北一尺餘。

十一月戊寅，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在東壁度，在熒惑北，相去二尺七寸，爲合宿。甲子，月在東壁度東南九寸，爲犯。癸酉，月在歲星南七寸，爲犯。

六年正月戊戌，月在角星南，相去三寸。

二月丁卯，月在氐西南六寸。

三月乙未，月入氐中，在歲星南一尺一寸，爲合宿。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壬戌，月在氐西南星東南五寸，爲犯。漸入氐中，與歲星同在氐度，爲合宿。癸亥，月行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南一尺，爲犯。

六月乙卯，月在角星東一寸，爲犯。丁巳，月行入氐，無所犯。在歲星東三寸，爲合宿。

七月乙酉，月入房北頭第二次相星西北八寸，爲犯。庚寅，月在牽牛中星南二寸，爲犯。庚子，月行在畢左股第一星七寸，爲犯。〔三〕又進入畢。

八月壬子，月行在歲星東二尺五寸，同在氐中，爲合宿。

九月庚辰，月在房北頭第一上相星東北一尺，爲犯。又掩犯關鍵閉星。^(二)丁酉，月行入東井。甲辰，月在左角星西北九寸，爲犯。又在熒惑西南一尺六寸，爲合宿。

十月癸酉，月入氐中，在西南星東北三寸，爲犯。

閏月壬辰，月行入東井。

十一月丙戌，月行入羽林中，無所犯。乙未，月行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南一尺，爲犯。丙寅，月在左角北八寸，爲犯。辛未，月行在太白東北一尺五寸，同在箕度，爲合宿。

十二月甲申，月行在畢左股第二星北七寸，爲犯。乙未，月行入氐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丙申，月在房北頭上相星北一尺，爲犯。

七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辰，月掩犯牽牛中星。

二月辛巳，月掩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

三月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三尺，同在箕度，爲合宿。

四月乙酉，月入氐中，無所犯。丙戌，月犯房星北頭第一上相星北一尺，在鍵閉西北四寸，爲犯。

六月乙酉，月犯牽牛中星。乙未，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八寸，爲犯。

七月丁未，月入氐中，無所犯。戊申，在鍵閉星東北一尺，爲犯。

犯。
八月甲戌，月入氐，在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庚寅，月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一尺，爲

九月丁巳，月掩犯畢右股第一星。庚申，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月甲申，月行掩畢左股第三星。丁酉，月行在鍵閉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二月壬午，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八寸，爲犯。

八年正月丁巳，月在亢南頭第二星南七寸，爲犯。

二月己巳，月行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六寸，爲犯。

六月甲戌，月在亢南頭第二星西南七寸，爲犯。

八月乙亥，月在牽牛中星南九寸，爲犯。辛卯，月在軒轅女御南八寸，爲犯。

九月辛酉，月在太微左執法星南四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子，月在太微右執法星東南六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月行在填星北二尺二寸，爲合宿。乙卯，月行在太微右執法星南二寸，爲

犯。

十二月庚辰，月行在軒轅右角星南二寸，爲犯。癸未，月掩犯太微右執法。

九年正月辛丑，月在畢躔西星北六寸，爲犯。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二尺五寸，同在須女

度，爲合宿。

二月辛未，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壬申，月行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九寸，爲犯。

三月丙申，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北六寸，又掩大星。

四月庚午，月在軒轅女御星南八寸，爲犯。癸酉，月在太微東南頭上相星南八寸，爲犯。癸未，月在歲星北，爲犯，在危度。

五月庚子，月行掩犯太微，在執法。丁未，月掩犯東建西星。

七月癸巳，月在太白東五寸，爲犯。乙未，月在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西南五寸，爲犯。壬寅，月掩犯東建星。癸卯，月在牽牛南星北五寸，爲犯。乙巳，月在歲星北六寸，爲犯。

閏七月辛酉，月在軒轅女御星西南三寸，爲犯。

八月，月在軒轅左民星東八寸，爲犯。

九月乙丑，月掩牽牛南星。癸未，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東北四寸，爲犯。甲申，月掩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

十月甲午，月行在填星西北八寸，爲犯，在虛度。戊申，月在軒轅女主星南四寸，掩女御，竝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左執法東北七寸，爲犯。

十一月壬戌，月行掩犯歲星。己巳，月在畢右股大星東一寸，爲犯。辛未，月在東井南

轅西頭第二星南八寸，爲犯。又入東井曠中。丙子，月入在軒轅左民星東北七寸，爲犯。丁丑，月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南五寸，爲犯。

十二月庚寅，「月行」在歲星東南八寸，爲犯。_二丙午，月掩犯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十年正月庚午，月在軒轅右角大民星南八寸，爲犯。

二月己亥，月行太微，在右掖門。甲辰，月行入氐中，掩犯東北星。壬子，月行入羽林。

三月己卯，月行入羽林，在填星東北七寸，爲犯。在危四度。

四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內。丙午，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五月己巳，月掩南斗第三星。甲戌，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在張度，在熒惑星東三寸，爲犯。己丑，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丁酉，月掩西建星西。丁未，月行入畢，犯右股大赤星。

七月甲戌，月行在畢躔星西北六寸，爲犯。_二丁丑，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西南九寸，爲犯。

八月辛卯，月行西建星東一尺，又在東星西四寸，爲犯。壬寅，月行在畢右股大赤星東北四寸，爲犯。甲辰，月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戊申，月行在軒轅女主星西九寸，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星北二尺七寸，爲犯。

九月癸亥，月行掩犯填星一寸，在危度。

十月辛卯，月在危度，入羽林，無所犯。癸亥，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十一月甲子，月入畢，進右股大赤星西北五寸，爲犯。壬申，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一尺三寸，無所犯。丁丑，月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甲午，月入東井曠中，又進北轅東頭第二星四寸，爲犯。庚子，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三尺，無所犯。

十一年正月辛酉，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丑，月在軒轅女主星北八寸，爲犯。壬申，月行在氐星東北九寸，爲犯。

二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上將星東北一尺五寸，無所犯。壬寅，月行掩犯南斗第六星。癸卯，月掩犯西建中星，又掩東星。

四月乙丑，月入太微，在右執法西北一尺四寸，無所犯。壬寅，月行在危度，入羽林，無所犯。

五月丁巳，月行入太微左執法星北三尺，無所犯。甲子，月行在南斗第二星西七寸，爲犯。乙丑，月掩犯西建中星。又犯東星六寸。

六月辛丑，月行掩犯畢左股第三星。壬寅，月入畢。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東三尺，無所犯。丙辰，月行入氐，在東北星西南六寸，爲犯。己未，月行南斗第六星南四寸，爲犯。庚申，月行在西建星東南一寸，爲犯。

九月庚寅，月行在哭星西南六寸，爲犯。壬辰，月行在營室度，〔巴〕入羽林，無所犯。丁酉，月入畢，在右股大赤星西北六寸，爲犯。己亥，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巳，月行太微，當右掖門內，在屏星西南六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行在東建中星九寸，爲犯。

十一月壬子，月在哭星南五寸，爲犯。辛酉，月行在東井鉞星南八寸，又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南五寸，竝爲犯。進入井中。丁卯，月入太微。壬申，月行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又入東井曠中，又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南六寸，爲犯。乙未，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二尺，無所犯。乙亥，月入氐，無所犯。

隆昌元年正月辛亥，月入畢，在左股第一星東南一尺，爲犯。

三月辛亥，月在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東七寸，爲犯。甲申，月入太微，在屏星南九寸，爲犯。

六月乙丑，月入畢，在右股第一星東北五寸，爲犯。又在歲星東南一尺，爲犯。丁卯，月入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七寸，爲犯。

泰元元年七月，^{〔二五〕}月掩心中星。

校勘記

〔一〕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天文「陳文建」百衲本及各本並作「文孝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文孝建』似是人姓名，然『孝建』乃孝武年號，不應以命名，恐誤。」按高帝紀上，宋昇明三年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云云，當即其人，「文孝建」蓋「陳文建」之譌，今改正。

〔二〕泰豫元年至昇明三年「泰」原譌「太」，各本不譌，今改正。

〔三〕逆從行歷四年 殿本考證云：「按逆從行猶曰逆順行，梁世諱順故也。至謂歷四年，必係傳寫之誤，考填星逆行，從無歷四年之久者。」

〔四〕辰星孟効西方 殿本考證云：「按古法候辰星，惟四仲月當見，故劉向封事以辰星見於四孟爲異也。『効』與『耀』音同，疑『耀』字傳寫之誤。」

〔五〕若日中有虧名爲（西）〔黑〕子 據局本改。殿本考證云：「按歷朝天文志中，日中有黑子，每紀之於書，從無西子之名，疑『西』字係『黑』字之訛。」

〔六〕暈上生一〔珥〕 據南監本、殿本、局本補。

〔七〕仍白虹貫日 「仍」字下毛本、局本有「珥」字。

〔八〕月犯太白左蕃度 殿本考證云：「按太微則有左右蕃，太白只一星，何蕃之有？疑本係『太微』，訛爲『太白』。」

〔九〕〔月〕犯東井北轅北頭第一星 據殿本、局本補。

〔一〇〕月行在畢左股第一星七寸爲犯 〔月〕原譌「日」，據殿本改正。按殿本考證云：「〔月〕監本訛『日』，今改正。」

〔一一〕又掩犯關鍵閉星 殿本考證云：「星圖有鍵閉星，無關鍵閉星，『關』字疑衍，或上下有脫字。」

〔一二〕十二月庚寅〔月行〕在歲星東南八寸爲犯 〔月行〕二字原本闕文，今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一三〕月行在畢躔星西北六寸爲犯 殿本考證云：「『躔星』二字不可解，其閒恐有脫字。」

〔一四〕壬辰月行在營室度 〔月〕原譌「日」，今據南監本、殿本、局本改正。

〔一五〕泰元元年七月 殿本考證云：「齊世無『泰元』年號，疑必『永元』之訛。」今按永元乃東昏侯年號，明帝建武五年四月甲寅，改元永泰，「泰元」或「永泰」之譌。

南齊書卷十三

志第五

天文下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遍行景緯，五星精晷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攸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一）非關二義，故徐顯思以五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五星相犯列宿雜災

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

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

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在午上。

六〔年〕〔八月〕辛卯，〔三〕太白晝見午上。庚子，太白入東井，無所犯。

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

八月戊子，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

九月己卯，太白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三〕戊辰，太白從行犯太微左執法。

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鍵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

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

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壬辰，太白熒惑合同在南斗度。

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

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當午上。

三月甲戌，太白從行入羽林。

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

六月戊辰，太白熒惑合同在輿鬼度。己巳，太白從行輿鬼度犯歲星。

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

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

八月丁巳，太白晝見當午上。

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氐。

十二月己酉，太白填星合在箕度。

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丙午，太白犯南斗。

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

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庚子，太白三犯畢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

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

八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爲犯。戊辰，太白從在太微西

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爲犯，竝在東井度。

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四〕

六月己巳，太白從在太微西蕃右執法星東南四寸，爲犯。

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一尺，爲犯。

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三〕

閏八月甲午，太白晝見當午。

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

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

七年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

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箕度爲合。

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

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

六年〔月〕戊子，〔三〕太白從行入東井。己丑，太白晝見當午。

八月庚辰，太白從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爲犯。

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爲犯。

十月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爲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

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鍵閉星西南七寸，竝爲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爲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爲犯。

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比來多陰，至己丑開除，已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薄昏不見宿星，則爲先歷而見。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當午上。

七月辛卯，太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爲犯。

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爲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爲犯。

十年二月甲辰，太白從行入羽林。

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一星東六寸，爲犯。

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七〕

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爲犯，在奎度。

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

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寸，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爲犯。

五月戊午，太白晝見當午，名爲經天。癸亥，太白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

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

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鍵閉星西北六寸，爲犯。

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爲犯。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又犯東蕃上將。

二年十月辛酉，熒惑守太微。

四年六月戊子，熒惑從行入東井，無所犯。戊戌，熒惑在東井度，形色小而黃黑不明。丁丑，熒惑太白同在東井度。

七月甲戌，熒惑從行入輿鬼，犯積尸。

十月癸未，熒惑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丙戌，熒惑從入太微。

十一月丙辰，熒惑（後）〔從〕行在太微，〔犯〕右執法。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熒惑逆犯上相。辛亥，熒惑守角。庚子，熒惑逆入太微。

三月丁卯，熒惑守太白。

六月戊申，熒惑從犯亢。己巳，熒惑從行犯氐東南星。

七月戊寅，熒惑填星同在氐度。丁亥，熒惑行犯房北頭第二星。

八月乙丑，熒惑從行犯天江。甲戌，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申，熒惑入羽林。

二年八月庚午，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癸未，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丁酉，熒惑犯太微

右執法。〔九〕

十月庚申，熒惑犯進賢。

十一月壬辰，熒惑犯亢南第二星。丙申，熒惑犯亢南星。

十二月乙卯，熒惑入氐。

三年二月乙卯，熒惑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北一尺，徘徊守房。

四月戊戌，熒惑犯。〔一〇〕

六月乙亥，熒惑犯房。癸亥，熒惑犯天江南頭第二星。

八月丁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戌，熒惑從行入羽林。

四年八月戊辰，熒惑入太微。癸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戊子，熒惑在太微。

九月戊申，熒惑犯歲星。己酉，熒惑犯歲星，芒角相接。

十月丁丑，熒惑犯亢南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寅，熒惑犯氐西南星。

十二月己未，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庚申，熒惑入房北犯鉤鈴星。

五年二月乙亥，熒惑填星同在南斗度，爲合宿。

九月乙未，熒惑從行在哭星東，相去半寸。

六年四月癸丑，熒惑伏在參度，去太白二尺五寸，辰星去太白五尺，三星爲合宿。甲

戌，熒惑在辰星東南二尺五寸，俱從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閏四月丁丑，熒惑從行在氐西南星北七寸，爲犯。己卯，熒惑從行入氐，無所犯。乙巳，熒惑從行在房北頭第一上將右驂星南六寸，爲犯。又在鉤鈴星西北五寸。

十一月丙寅，熒惑從行在歲星西，相去四尺，同在尾度，爲合宿。

七年二月丙子，熒惑從行在填星西，相去二尺，同在牽牛度，爲合宿。

三月戊午，熒惑從在泣星西北七寸。戊辰，熒惑從行入羽林。

八月戊戌，熒惑逆入羽林。

九月乙丑，熒惑入羽林，成句己。

八年四月丙申，熒惑從行入輿鬼，在西北星東南二寸，爲犯。

十月乙亥，熒惑入氐。

十一月乙未，熒惑從入北落門，在第一星東南，去鉤鈴三寸，爲犯。

九年三月甲午，熒惑從在填星東七寸，在歲星南六寸，同在虛度，爲犯，爲合宿。

四月癸亥，熒惑從行入羽林。

閏七月辛酉，熒惑從行在畢左股星西北一寸，爲犯。

八月十四日，熒惑應伏在昴三度，前先曆在畢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玄冬，熒惑囚死之時，而形色漸大於常。

十年二月庚子，熒惑從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西二寸，爲犯。

三月癸未，熒惑從行在輿鬼西北七寸，爲犯。乙酉，熒惑從行入輿鬼。

六月壬寅，熒惑從行入太微。

十一年二月庚戌，熒惑從在填星西北六寸，爲犯，〔二〕同在營室。

五月戊午，熒惑從行在歲星西南六寸，爲犯，同在婁度。

八月辛巳，熒惑從行入東井，在南轅西第一星東北一尺四寸。

十一月丁巳，熒惑逆行在五諸侯東星北四寸，爲犯。

隆昌元年三月乙丑，熒惑從行入輿鬼西北星東一寸，爲犯。癸酉，熒惑從行在輿鬼積尸星東北七寸，爲犯。

閏三月甲寅，熒惑從入軒轅。

五月丁酉，熒惑從入太微，在右執法北二寸，爲犯。

建元四年正月己卯，歲星太白俱從行，同在婁度爲合〔宿〕。〔三〕

六月丁酉，歲星晝見。

永明元年五月甲午，歲星入東井。

七月壬午，歲星晝見。

三年五月丙子，歲星與太白合。

六月辛丑，歲星與辰星合。

十月己巳，歲星從入太微。

十一月甲子，歲星從入太微，犯右執法。

四年閏二月丙辰，歲星犯太微上將。

三月庚申，歲星犯太微上將。

四月己未，歲星犯右執法。

八月乙巳，歲星犯進賢，又與熒惑於軫度合宿。

五年二月癸卯，歲星犯進賢。

六月甲子，歲星晝見在軫度。

十月己未，歲星從在氐西南星北七寸，又辰星從入氐，在歲星西四尺五寸，又太白從在辰星東，相去一尺，同在氐度，三星爲合宿。

十二月甲戌，歲星晝見。

六年三月甲申，歲星逆行入氐宿。

六月丙寅，歲星晝見在氐度。

八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牽牛。

九年二月壬午，歲星從在填星西七寸，同在虛度爲合〔宿〕。〔二二〕

閏七月辛酉，歲星在泣星北五寸，爲犯，又守填星。

九月辛卯，在泣星西一尺五寸，爲合〔宿〕。〔二四〕

永明元年六月，辰星從行入太微，在太白西北一尺。

二年八月甲寅，辰星於翼犯太白。

九年六月丙子，辰星隨太白於西方，在七星度，相去一尺四寸，爲合宿。

十一年九月丙辰，辰星依曆應夕見西方亢宿一度，至九月八日不見。

隆昌元年正月丙戌，辰星見危度，在太白北一尺，爲犯。

建元三年十月癸丑，填星逆行守氐。

四年七月戊辰，填星從行入氐。

永明元年正月庚寅，填星守房心。

三月甲子，填星逆行犯西咸星。

二年二月戊辰，填星犯東咸星。

四年十二月辛巳，填星犯建星。

七年十二月戊辰，填星在須女度，又辰星從「行」在填星西南一尺一寸，「二」爲合宿。

八年三月庚申，填星守哭尾。「二」

九年七月庚戌，填星逆在泣西星東北七寸，爲犯。

十月甲午，填星從行在泣星西北五寸，爲犯。

流星災

建元元年十月癸酉，有流星大如三升壚，色白，尾長五丈，從南河東北二尺出，北行歷輿鬼西過，未至軒轅後星而沒，沒後餘中央，曲如車輪，俄頃化爲白雲，久乃滅。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飛星。

三年十月丙午，有流星大如月，赤白色，尾長七丈，西北行入紫宮中，光照牆垣。

四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壚，赤色，從北極第二星北一尺出，北行一丈而沒。

九月壬子，流星如鵝卵，從柳北出，入軒轅。又一枚如瓜大，出西行沒空中。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有流星如二升碗，從紫宮出，南行沒氐。

二年三月庚辰，有流星如二升碗，從天市中出，南行在心後。

四年二月乙丑，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戊辰，有流星大如五升器。

四月丁卯，有流星大如一升器，從南斗東北出，西行經斗入氐。

六月丙戌，有流星大如鴨卵，從匏瓜南出，至虛而入。

八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壚，從觜星南出，西南行入天濛沒。

十一月戊寅，有流星大如二升壚，白色，從亢東北出，行入天市。

十二月丁巳，有流星大如三升碗，白色，從天市帝座出，東北行一丈而沒。

五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器，沒後有痕。

九月丙申，有流星大如四升器，白色，有光照地。

十二月甲子，西北有流星大如鴨卵，黃白色，尾長六尺，西南行一丈餘沒。

六年三月癸酉，有流星大如鴨卵，赤色，無尾。

四月丙辰，北面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北行六尺而沒。

七月癸巳，有流星大如鵝卵，白色，從匏瓜南出，西南行一丈沒空中。須臾，又有流星大如五升器，白色，從北河南出，東北行一丈三尺沒空中。

十月戊寅，南面有流星，大如雞卵，赤色，在東南行沒，沒後如連珠。

十二月壬寅，有流星大如鵝卵，黃白色，尾長三丈，有光，沒後有痕從梗河出，西行一丈許，沒空中。

七年正月甲寅，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尾長四尺，從坐旗星出，西行入五車而過，沒空中。

六月丁丑，流星大如二升器，黃赤色，有光尾長六尺許，從亢南出，西行入翼中而沒，沒後如連珠。

十月乙丑，有流星如三升器，赤黃色，尾長六尺，出紫宮內北極星，東南行三丈沒空中。壬辰，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從五車北出，行入紫宮，抵北極第一第二星而過，落空中，

尾如連珠，仍有音響似雷。太史奏名曰「天狗」。

八年四月癸巳，有流星如二升器，黃白色，有光，從心星南一尺許出，南行二丈沒，沒後如連珠。丁巳，流星如鵝〔卵〕，〔二七〕白色，長五丈許，從角星東北二尺出，西北行沒太微西蕃上將星間。

六月癸未，有流星如鴨卵，赤色，從紫宮中出，西南行未至大角五尺許沒。

七月戊申，有流星如五升器，赤白色，長七尺，東南行二丈，沒空中。

十月乙亥，有流星如鵝卵，白色，從紫宮中出，西北行三丈許，沒空中。

十一月乙未，有流星如鵝卵，赤白色，有光無尾，從氐北一丈出，南行入氐中沒。辛丑，流星如鵝卵，白色，從參伐出，南行一丈沒空中。又有一流星大如三升器，白色，從軫中出，東南行入婁中沒。

九年五月庚子，有流星如雞子，白色，無尾，從紫宮裏黃帝座星西二尺出，南行一丈沒空中。丁未，流星如李子，白色，無尾，從奎東北大星東二尺出，東北行至天將軍而沒。戊申，流星如鵝卵，黃白色，尾長二丈，從箕星東一尺出，南行四丈沒。

七月乙卯，西南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無尾，西南行一丈餘沒。戊午，有流星如二升器，黃白色，有光從天江星西出，東北經天過入參中而沒，〔二八〕沒後如連珠。

閏七月戊辰，流星如鵝卵，赤色，尾長二尺，從文昌西行入紫宮沒。己巳，西南有流星如二升器，白色，西南行一丈沒。

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雞卵，白色，從少微星北頭出，東行入太微抵帝座星而過，未至東蕃次相一尺沒，如散珠。

十年正月甲戌，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從氐中出，東南行經房道過，從心星南二尺沒。三月癸未，有流星如雞卵，青白色，尾長四尺，從牽牛南八寸出，南行一丈沒空中。

十一年二月壬寅，東北有流星如一升器，白色，無尾，北行三丈而沒。

四月丙申，有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尾長一丈許，從箕星東北一尺出，行二丈許，入斗度，沒空中，臨沒如連珠。

五月壬申，有流星大如雞子，黃白色，從太微端門出，無所犯，西南行一丈許沒，沒後有痕。

七月辛酉，有流星如雞子，赤色，無尾，從氐中出，西行一丈五尺沒空中。戊寅，有流星如雞卵，黃白色，從紫宮東蕃內出，東北行一丈五尺，至北極第五星西北四尺沒。

九月乙酉，有流星如鵝卵，黃白色，從婁南一尺出，東行二丈沒。

十二月己丑，西南有流星如三升器，黃赤色，無尾，西南行三丈許沒，散如遺火。

永元三年夜，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世人呼爲「木殃」。史臣案春秋緯「天狗如大奔星，有聲，望之如火，見則四方相射」。漢史云：「西北有三大星，如日狀，名曰天狗。天狗出則人相食。」天官云：「天狗狀如大鏡星。」^{〔二九〕}又云：「如大流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見則流血千里，破軍殺將。」漢史又云：「照明下爲天狗，所下兵起血流。」照明，星也。洛書云：「照明見而霸者出。」運斗樞云：「照明有芒角，兵徵也。」河圖云：「太白散爲天狗。」漢史又云：「有星出，其狀赤白有光，卽爲天狗，其下小無足，所下國易政。」衆說不同，未詳孰是。推亂亡之運，此其必天狗乎。

老人星

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見南方丙上。八月癸卯，祠老人星。^{〔三〇〕}

永明三年八月丁酉，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六年八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七年七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九年閏七月戊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十年八月乙酉，老人星見。

十一年九月丙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白虹雲氣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有白虹，須臾滅。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有白虹，南頭指申，北頭指戌上，久久消滅。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黑氣大小二枚，東至卯，西至酉，廣五丈，久久消滅。

永明二年四月丁未，北斗第六第七星間有一白氣。

四年正月辛未，黃白氣長丈五尺許，入太微。

永明四年正月癸未，南面有陣雲一丈許。

五年四月己巳，有雲色黑，廣五尺，東頭指丑，西頭指酉，竝至地。

十一月乙巳，東南有陣雲高一丈，北至卯，東南至巳，久久散漫。

六年二月癸亥，東西有一梗雲半天，曲向西，蒼白色。

三月庚辰，南面有梗雲，黑色，廣六寸。

七年十月辛未，有梗雲，蒼黑色，東頭至寅，西頭指酉，廣三尺，貫紫宮，久久消沒。
八年十一月乙未，有梗雲，黑色，六尺許，東頭至卯，西頭至酉，久久散漫。

十二月庚辰，南面有陣雲，黑色，高一丈許，東頭至巳，西頭至未，久久散漫。

十一年七月丙辰，東面有梗雲，蒼白色，廣二尺三寸，南頭指巳至地，北頭指子至地，久久漸散漫。

贊曰：陽精火鏡，陰靈水存。有稟有射，代爲明昏。垂光滿蓋，列景周渾。具位臣輔，備象街門。災生賁薄，祟起飛奔。弗忘人懼，瑜瑕辯論。若任天道，竈亦多言。

校勘記

〔一〕五星從伏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梁武帝父名順之，故子顯修史，多易爲『從』字。如天文志『五星從伏』、『熒惑從行』、『歲星太白俱從行』、『辰星從行』之類。」

〔二〕六〔年〕〔月〕辛卯 張森楷校勘記云：「年非所以繫日，且建元無六年，『年』必是『月』之譌。」今據改。

〔三〕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 「右」永樂大典七千八百五十六引作「左」。

〔四〕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 大典引此下有「己丑太白晝見當午」八字。

〔五〕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 殿本考證云：「『左股』係『左服』之訛。房四星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故曰第二左服。」

〔六〕六年〔月〕戊子 據毛本、局本改。

〔七〕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 大典引此下有「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十一字。

〔八〕熒惑〔後〕〔從〕行在太微 據毛本、殿本、局本改。

〔九〕癸未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丁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 殿本考證云：「按癸未至丁酉計十五日，不書逆行，熒惑安能兩犯右執法。意者先犯左執法，次犯右執法耶？」

〔一〇〕四月戊戌熒惑犯 殿本考證云：「『犯』字下必有闕文。」

〔一一〕熒惑從在填星西北六寸爲犯 「填」原作「鎮」，今據毛本、局本改正。

〔一二〕同在婁度爲合〔宿〕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一三〕同在虛度爲合〔宿〕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一四〕在泣星西一尺五寸爲合〔宿〕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一五〕又辰星從〔行〕在填星西南一尺一寸 據南監本、局本補。

〔二六〕填星守哭尾 「哭尾」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作「哭星」。

〔二七〕流星如鵝〔卵〕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

〔二八〕東北經天過入參中而沒 毛本、殿本、局本無「過」字。

〔二九〕天官云天狗狀如大鏡星 殿本考證云：「大鏡星無考。天官書原文『狀如大奔星』爲是。」

〔三〇〕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見南方丙上八月癸卯祠老人星 按是年八月庚午朔，無癸卯，且八月不應在十一月後，必有譌。

南齊書卷十四

志第六

州郡上

揚 南徐 豫 南豫 南兖 北兖 北徐 青 冀 江
廣 交 越

揚州京輦神臯。漢、魏刺史鎮壽春，吳置持節督州牧八人，不見揚州都督所治。晉太康元年，吳平，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爲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實隆重。領郡如左：

丹陽郡

建康 秣陵 丹陽 溧陽 永世 湖熟 江寧 句容

會稽郡

山陰 永興 上虞 餘姚 諸暨 剡 鄞 始寧 句章 鄞

吳郡

吳婁 海虞 嘉興 海鹽 錢唐 富陽 鹽官 新城 建德 壽昌 桐廬

吳興郡

烏程 武康 餘杭 東遷 長城 於潛 臨安 故鄣 安吉 原鄉

東陽郡

長山 太末 烏傷 永康 信安 吳寧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

始新 黟 遂安 歙 海寧

臨海郡

章安 臨海 寧海 始豐 樂安

永嘉郡

永寧 安固 松陽 橫陽 樂成

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爾雅曰：

「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宋氏以來，桑梓

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領郡如左：

南東海郡

鄒 祝其 襄賁 利成 西隰 丹徒 武進

晉陵郡

晉陵 無錫 延陵 曲阿 暨陽 南沙 海陽

義興郡 永明二年，割屬揚州，後復舊。

陽羨 臨津 國山 義鄉 綏安

南琅邪郡 本治金城，永明徙治白下。

臨沂 江乘 蘭陵 承 建武三年省 譙 建元二年，平陽郡流民在臨江郡者，立宣祚縣，尋改爲譙。永明

元年，省懷化一縣并屬。

臨淮郡 自此以下，郡無實土。

海西 射陽 淩 淮陰 東陽 淮浦 建武二年省

淮陵郡

司吾 武陽 建武三年，省泰山郡屬。 甄城 陽樂 徐 建武三年省

南東莞郡

東莞 莒 姑幕 建武三年省

南清河郡 南徐州領冀州

東武城 清河 貝丘 繹幕 建武二年省〔四〕

南彭城郡

彭城 武原 傅陽 蕃 薛 開陽 洌 僮 下邳 建武三年省 呂 建武四年省 杼秋 建

武四年省 北陵 建武四年省

南高平郡 宋太始五年僑置，初寄治淮陰，復徙淮南當塗二縣僑屬南豫，後屬南徐。

金鄉 高平

南濟陰郡

城武 單父 城陽 建武三年省

南濮陽郡

廩丘 東燕 會 鄆城 建武三年，省濟陽郡度屬。 榆次 建武二年省〔五〕

南魯郡 建武二年省〔六〕

魯 樊 西安 建武二年省

南平昌郡 建武三年省

安丘 郡省，屬東莞。

新樂 郡省，屬東莞。

東武 高密

南泰山郡 建武三年省

南城 郡省，度屬平昌，尋又省。

廣平

南濟陽郡 建武三年省

考城 郡省，度屬魯，尋又省。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治，北拒淮水，禹貢云「淮海惟揚州」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復以庾亮爲刺史，治蕪湖。蕪湖，浦水南入，亦爲險奧。劉備謂孫權曰：「江東先有建業，次有蕪湖。」庾亮經略中原，以毛寶爲刺史，治邾城，爲胡所覆。荊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諸郡失土，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尋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僞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而刺史或治歷陽，進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袁眞還壽春。眞爲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爲刺史，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桓沖移姑熟，以邊寇未靜，分割譙、梁二郡見民，置之浣川，立爲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還歷陽。庾准爲刺史，表省諸權置，皆還如本。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

「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彊獷，民不識義，唯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輔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後常爲州治。撫接遐荒，扞禦疆場。領郡如左：

南汝陰郡

建元二年罷南陳左郡二縣并

慎

汝陰

宋

安陽

和城

南頓

陽夏

宋丘

永元元年地志無

樊

永元志無

鄭

永元志

無

東宋

永元志無

南陳左縣

永元志無

邊水

永元志無

晉熙郡

新治〔治〕〔七〕

陰安

懷寧

南樓煩

齊興

太湖左縣

潁川郡

臨潁

邵陵

南許昌

永元志無

曲陽

汝陽郡

武津

汝陽

梁郡

永元元年地志，南梁郡領睢陽、新汲、陳、蒙、崇義五縣。一

北譙

梁蒙

城父

永元志屬南譙

北陳郡

陽夏 西華 葭平 項

陳留郡

浚儀 小黃 雍丘

南頓郡 永元元年地志無

和城 南頓

西南頓郡 寄治州，永元元年地志無。

西南頓 和城 譙 平鄉

北梁郡 永元元年地志無

北蒙 北陳

西汝陰郡

樓煩 汝陰 宋 陳 永元志無

志無 安城

平豫 永元志無

固始 永元志無

新蔡 永元志無

汝南 永元

北譙郡

寧陵 譙 蘄 永元志屬南譙

汝南郡 永元元年地志無

瞿陽 安城 上蔡

北新蔡郡

鮦陽 新蔡 固始 苞信

弋陽郡

期思 南新息 弋陽 上蔡 平輿

陳郡

南陳 萇平 永元志無 項 永元志無 西華 永元志無 陽夏 永元志無

安豐郡

雩婁 新化 史水 扶陽 開化 邊城 松滋 永元志屬北新蔡 安豐

光城左郡

樂安 光城 茹(田)(由)(八)

邊城郡 永元元年地志無

建寧郡

陽城 建寧

齊昌郡

陽塘 保城 齊昌 永興

右三郡，永明四年割郢州屬。

南豫州，晉寧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始鎮姑熟，後遷徙，見晉書。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元嘉七年省并。大明元年復置，治姑熟。泰始二年治歷陽，三年治宣城，五年省。淮西沒虜。七年，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尙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太祖不從。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豫分置，以桑堞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

屬南豫，廬江還西豫。」七年，南豫州別駕殷彌稱：「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濡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爲益不少。府州新創，異於舊藩。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尙書參議：「往年慮邊塵須實，故啓迴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領郡如左：

淮南郡

于湖

永明八年，省〔甬〕〔角〕城、高平、下邳三縣并。〔九〕

繁昌

當塗

浚適

定陵

襄垣

宣城郡

廣德

懷安

宛陵

廣陽

石城

臨城

寧國

宣城

建元

涇

安吳

歷陽郡

歷陽

龍亢

雍丘

南譙郡

山桑

蘄

北許昌

永元志無

扶陽

曲陽

嘉平

廬江郡

舒 建元二年爲郡治

潯

始新

和城 永元志無

西華 永元志無

呂亭左縣 建元二年，割晉熙屬。

譙 建元二年，割南譙屬。

臨江郡 建元二年，罷并歷陽，後復置。

烏江 懷德 鄩

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歎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晉元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裒督徐、兖二州，鎮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爲客。元帝太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爲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郗鑒爲兖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兖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玄以桓弘爲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爲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蕃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鷄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兖同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兖。三年，檀道濟始爲南兖州，廣陵因此爲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尙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僞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

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離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堺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并旬可脩，區域易分者，別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領郡如左：

廣陵郡 建元四年，罷北淮陽、北下邳、北濟陰、東莞四郡并。

海陵 廣陵 高郵 江都 齊寧 永明元年置〔二〇〕

海陵郡

建陵 寧海 如臯 臨江 蒲濤 臨澤 齊昌 永明元年置

海安 永明五年罷新郡，并此縣

度屬。

山陽郡

東城 山陽 鹽城 左鄉

盱眙郡

考城 盱眙 陽城 直瀆 長樂

南沛郡

沛 蕭 相

北兖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國，晉太康地記屬廣陵郡。

穆帝永和中，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平）石鰲、（二）田稻豐饒。所領唯（平）陽、（平）一郡，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稱：「北兖州民戴尙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廳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竝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閒，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領郡如左：

陽平郡 寄治山陽（二）

泰清 永陽 安宜 豐國

東平郡

壽張 割山陽官瀆以西三百戶置 淮安 割直瀆、破釜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

高平郡

濟北郡

泰山郡

新平郡

魯郡

右荒。

北徐州，鎮鍾離。

漢志鍾離縣屬九江郡，晉太康二年起居注置淮南鍾離，未詳此前所

省令。

晉地記屬淮南郡。

宋泰始末年屬南兖。

元徽元年置州，割爲州治，防鎮緣淮。永明

元年，省北徐譙、梁、魏、陽平、彭城五郡。領郡如左：

鍾離郡

燕縣郡治

朝歌

虞

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零

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馬頭郡

已吾

永明元年，罷譙郡屬。二年，刺史戴僧靜又以濟縣并之。

濟陰郡

頓丘

永明元年，罷定陶并。

睢陵

樂平

永明元年，割鍾離屬。

濟安

永明元年，割鍾離屬。

新昌郡

頓丘 穀熟 尉氏

沛郡

相 蕭 沛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周迴數百里，島出白鹿，土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爲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爲之，高可八九尺。後爲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州治如舊。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於分居土著，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領郡如左：

齊郡 永明元年，罷秦郡并之，治瓜步。

臨淄 永明二年，省華城縣并。

齊安 永明元年罷

西安

宿豫

尉氏

平虜

昌國

泰

益都

北海郡

都昌 宋鬱縣，建元改用漢名也。

廣饒

贛榆

膠東

劇

下密

平壽

東莞琅邪二郡 治朐山也

卽丘 南東莞 永明元年，以流戶置。 北東莞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閒、頓丘、高陽、勃海九郡。泰始初，遇虜寇，並荒沒。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建元初，以東海郡屬冀州。全領一郡：

北東海郡 治連口

襄賁 僮 下邳 厚丘 曲城

江州，鎮尋陽，中流衿帶。晉元康元年，惠帝詔：「荆、揚二州，疆土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爲新州。新安、東陽、宣城舊豫章封內，豫章之東北，相去懸遠，可如故屬揚州。又割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爲江州，宜治豫章。」庾亮領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爲本，校二州戶口，雖相去機事，「言實覺過半，江州實爲根本。臨終表江州宜治尋陽，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湓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其後庾翼又還豫章。義熙後，還尋陽。何無忌表：「竟陵去治遼遠，

去江陵正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民戶，參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還荊州。又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竝見督。」今九江在州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領郡如左：

尋陽郡

柴桑 彭澤

豫章郡

南昌 新淦 艾 建城 建昌 望蔡 新吳 永脩 吳平 康樂 豫章 豐城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新建 永城 宜黃 南豐 東興 安浦 西豐

廬陵郡

石陽 西昌 東昌 吉陽 巴丘 興平 高昌 陽豐 遂興

鄱陽郡

鄱陽 餘干 葛陽 樂安 廣晉 上饒

安成郡

平都 新喻 永新 萍鄉 宜陽 廣興 安復

南康郡

贛 雩都

南野

寧都

平固

陂陽

虔化

永明八年，罷安遠縣并。

南康

南新蔡郡

愼 苞信

陽唐左縣

宋

建安郡

吳興

建安

將樂

邵武

建陽

綏城〔晉〕

沙村

晉安郡

侯官

羅江

原豐

晉安

溫麻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遼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爲刺史。領郡如左：

南海郡

番禺

熙安

博羅

增城

龍川

懷化

西平

綏寧

新豐

羅陽

高要

安遠

河源

東官郡

懷安_{〔二六〕}

寶安

海安

欣樂

海豐

齊昌

陸安

興寧

義安郡

綏安

海寧

海陽

義招

潮陽

程鄉

新寧郡

博林

南興

臨沈_{〔二七〕}

甘泉_{〔二八〕}

新成

威平

單牒

龍潭

城陽

威化

歸順

初興

撫納

平鄉

蒼梧郡

廣信

寧新

封興

撫寧

遂城_{〔二九〕}

丁留

懷熙

猛陵

廣寧

蕩康

僑寧

思安

高涼郡

安寧

羅州

莫陽

西輦

思平

禽鄉

平定

永平郡

夫寧

安沂

嗽安

盧平

員鄉

蘇平

逋寧

雷鄉

開城

毗平

武林

豐城

晉康郡

威城 都城 夫阮 元溪 安遂 晉化 永始 端溪 賓江 熙寧 樂城 武定

悅城 文招 義立

新會郡

盆允 新夷 封平 初賓 封樂 義寧 新熙 永昌 始康 招集 始成

廣熙郡

龍鄉 羅平 賓化 寧鄉 長化 定昌 永熙 寶寧

宋康郡

廣化 石門 化隆 遂度(二〇) 威覃 單城 開寧 海鄰 輿定 綏定

宋隆郡

平興 招興 崇化 建寧 熙穆 崇德

海昌郡

寧化 招懷 永建 始化 新建

綏建郡

新招 四會 化蒙 化注 化穆

樂昌郡

始昌
樂山
宋元
義立
安樂

鬱林郡
布山
鬱平
阿林
建安
始集
龍平
賓平
新林
綏寧
中冑
領方
懷安

桂林郡

歸化
晉平
威化
武熙
騰溪
潭平
龍岡
臨浦
中留〔三〕
武豐
程安
威定
潭中
安遠

安化
龍定

寧浦郡

安廣
簡陽〔三〕
平山
寧浦
興道
吳安

晉興郡

晉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晉城
鬱陽

齊樂郡

希平
觀寧
臻安
宋平
綏南
封陵

齊康郡

樂康

齊建郡

初寧 永城

齊熙郡

交州，鎮交趾，在海漲島中。楊雄箴曰：「交州荒遐，水與天際。」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領郡如左：

九真郡

移風 胥浦 松原 高安 建初 常樂 津梧 軍安 吉龐_{〔三〕} 武寧

武平郡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新昌郡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吳定 新道 晉化

九德郡

九德 咸驩 浦陽 南陵 都洩_{〔四〕} 越常 西安

日南郡

西捲〔三五〕

象林

壽冷

朱吾

比景

盧容

無勞

交趾郡

龍編

武寧

望海

句漏

吳興

西于

朱戴

南定

曲易

海平

羸陟〔三六〕

宋平郡

昌國

義懷

綏寧

宋壽郡

建元二年，割越州屬。

義昌郡

永元二年，改沃屯置。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

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戶。宋泰始

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

祥」。啓立爲越州。七年，始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廣、交朱戴三郡

屬。元徽二年，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

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

臨漳郡

漳平

丹城

勞石

容城

長石

都并

綏端

合浦郡

徐聞

合浦

朱盧

新安

晉始

蕩昌

朱豐

宋豐

宋廣

永寧郡

杜羅

金安

蒙

廖簡

留城

百梁郡

百梁

始昌

宋西

安昌郡

武桑

龍淵

石秋

撫林

南流郡

方度

北流郡

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龍蘇郡

龍蘇

富昌郡

南立

義立

歸明

高興郡

宋和

寧單

高興

威成

夫羅

南安

歸安

陳蓮

高城

新建

思築郡

鹽田郡

杜同

定川郡

興昌

隆川郡

良國

齊寧郡

建元二年置，割鬱林之新邑、建初二縣并。

開城

建元二年置

延海

新邑

建初

越中郡

馬門郡

鍾吳

田羅

馬陵

思寧

封山郡

安金

吳春俚郡 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齊隆郡 先屬交州，中改爲□□。 永泰元年，改爲齊隆，還屬□州。〔三七〕

校勘記

〔一〕凌 南監本、局本作「廣陵」。按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云：「考異云『陵』當作『凌』，『廣』字衍。是也。」南齊書正作「凌」。

〔二〕淮浦建武二年省 「二年」毛本、局本作「三年」。

〔三〕甄城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宋州郡志無此縣。若云鄆城之譌，則已見南濮陽，不當重出也。」

〔四〕繹幕建武二年省 「二年」毛本、局本作「三年」。

〔五〕榆次建武二年省 「二年」毛本、局本作「三年」。

〔六〕南魯郡建武二年省 「二年」毛本、局本作「三年」。

〔七〕新〔治〕〔治〕 據宋書州郡志改。

〔八〕茹〔田〕〔由〕 據宋書州郡志改。

〔九〕于湖永明八年省甬〔角〕城高平下邳三縣并通鑑齊建元三年胡注云「甬城」當作「角城」，今據改。按水經淮水注「淮泗之會卽角城也」，楊守敬疏證云各書「甬」「角」錯出。

〔一〇〕齊寧永明元年置「永」原譌「元」，據殿本、局本改正。

〔一一〕有〔平〕陽〔平〕石鰲 據局本改。下同。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據下文，當爲陽平郡，轉寫俱倒耳。」周山圖傳亦云於石鰲立陽平郡。

〔一二〕陽平郡寄治山陽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按陽平郡治石鰲，在山陽境內。」

〔一三〕雖相去機事 「機」字原闕，據南監本、殿本、局本補。

〔一四〕豫章 晉書地理志同。宋書州郡志作「豫寧」。按王曇首追封豫寧縣侯，見宋書本傳。然宋書王僧綽傳、南齊書王儉傳均作襲封豫章縣侯，僧綽、曇首子儉、曇首孫也。南史僧綽傳、儉傳則又並作襲封豫寧縣侯，與宋志合。又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稱儉襲爵豫寧縣侯，李善注引蕭子顯齊書亦作「豫寧」。則疑齊書舊本亦作豫寧。此豫章疑亦豫寧之譌。

〔一五〕綏城 南監本及宋書州郡志作「綏成」。

〔一六〕懷安 宋書州郡志作「安懷」。按梁書蘭欽傳云欽封安懷縣男，疑作「安懷」是。

〔一七〕臨沈 漢書地理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並作「臨允」。

〔一八〕甘泉 宋書州郡志作「甘東」。

〔一九〕遂城 元和郡縣志同。宋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作「遂成」。

〔二〇〕遂度 宋書州郡志作「逐度」。

〔二一〕中留 南監本、局本及續漢書郡國志作「中溜」。漢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作「中留」。

〔二二〕簡陽 宋書州郡志作「潤陽」，云永初郡國作「簡陽」。按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云「潤」爲「潤」字之譌。

〔二三〕吉廬 南監本及漢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作「都廬」。

〔二四〕都洩 宋書州郡志作「都決」。

〔二五〕西捲 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同。殿本及續漢書郡國志、宋書州郡志並作「西卷」。

〔二六〕羸隩 南監本及宋書州郡志作「羸婁」。按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云：「漢志作『羸隩』，續志作『羸隩』，晉志作『羸隩』，南齊志同漢志。」

〔二七〕齊隆郡先屬交州中改爲□□永泰元年改爲齊隆還屬□州 張元濟百衲本南齊書跋云：「殿本志第六越州齊隆郡，注先屬交州，中改爲關，永泰元年改爲齊隆，還屬關州。按是本並無兩『關』字，原文漫漶不可辨。南監本同汲古閣本各空一格，北監本則各注『闕』字，殿本遂誤爲『關』。郡名豈有改爲關之理，而當時更無所謂關州。」

南齊書卷十五

志第七

州郡下

荆 巴 郢 司 雍 湘 梁 秦 益 寧

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晉太康元年平吳，以爲刺史治。愍帝建興元年，刺史周顗避杜弢賊奔建康，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桓溫平蜀，治江陵。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逕裁通，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處流民。屬氏陷襄陽，桓沖避居上明，頓陸遜樂鄉城上四十餘里，以田地肥良，可以爲軍民資實，又接近三峽，無西疆之虞，故重戍江南，輕戍江北。苻堅敗後，復得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自忱以來，不復動移。境域之內，含帶蠻、蜑，土

地遼落，稱爲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領郡如左：

南郡

江陵 華容 枝江 臨沮 編 當陽

南平郡

孱陵 作唐 江安 安南

天門郡

零陽 澧陽 臨澧 澧中

宜都郡

夷道 佷山 夷陵 宜昌

南義陽郡

平氏 厥西

河東郡

聞喜 松滋 譙 永安

汶陽郡

僮陽 沮陽 高安

新興郡

定襄 新豐 廣牧

永寧郡

長寧 上黃

武寧郡

樂鄉 長林

巴州，三峽險隘，山蠻寇賊，宋泰始三年，議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後省，昇明二年，復置。建元二年，分荊州巴東、建〔年〕〔平〕，〔二〕益州巴郡爲州，立刺史，而領巴東太守，又割涪陵郡屬。永明元年省，各還本屬焉。

巴東郡

魚復 胸認 南浦 聶陽 巴渠 新浦 漢豐

建平郡

巫 秭歸 北井 秦昌 〔三〕 沙渠 新鄉

巴郡

江州 枳 墊江 臨江

涪陵郡

漢平 涪陵 漢玫 〔三〕

郢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吳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爲名也。晉永嘉中，荊州刺史都督山簡自襄陽避賊奔夏口，庾翼爲荊州，治夏口，並依地峻也。太元中，〔四〕荊州刺史桓沖移鎮上明，上表言：「氐賊送死之日，舊郢以北，〔五〕壁相望，〔六〕待以不戰。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於事爲便。」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潁、沔，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領郡如左：

江夏郡

沙陽 蒲圻 聶陽 汝南 沌陽 惠懷

竟陵郡

竟陵 雲杜 霄城 莨壽 新市 新陽

武陵郡

沅陵 臨沅 零陵 辰陽 西陽 沅南 漢壽 龍陽 澧陽 黔陽

巴陵郡

下雋 州陵 巴陵 監利

武昌郡

武昌 鄂 陽新 義寧 寄治鄂 眞陽 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西陽郡

西陵 蘄陽 西陽 孝寧 期思 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義安左縣 希水左縣 東安左縣

蘄水左縣

齊興郡 永明三年置

綏懷 齊康 葺波 綏平 齊寧 上蔡 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東牂牁郡 永明三年戶口簿云「新置，無屬縣」。

宜 南平陽 西新市 南新市 西平陽 東新市

方城左郡

城陽 歸義

北新陽郡

西新陽 安吉 長寧

義安左郡

綏安

南新陽左郡

南新陽 新興 北新陽 角陵 新安

北遂安左郡

永明三年簿云「五縣皆缺」。

東城 綏化 富城 南城 新安

新平左郡

平陽 新市 安城

建安左郡

霄城

司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宋）末，僑立州於汝南縣瓠，尋罷。泰

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泰始既遷，領義陽，僑立汝南，領三郡。元徽四年，又領安陸、隨、安蠻三郡。領郡如左：

南義陽郡

孝昌 平輿 義昌 平陽 南安 平春

北義陽郡

平陽 義陽 保城 鄆 鍾武 環水

隨郡

隨 永陽 闕西 安化

安陸郡 寄州治

安陸 應城 新市 新陽 宣化

汝南郡 寄州治

平輿 北新息 眞陽 安城 南新息 安陽 臨汝 汝南 上蔡

齊安郡

齊安 始安 義城 南安 義昌 義安

淮南郡

閣口 平氏

宋安左郡

仰澤 樂寧 襄城

安蠻左郡

木蘭 新化 懷 中聶陽 南聶陽 安蠻

永寧左郡

中曲陵 曲陵 孝懷 安德

東義陽左郡

永寧 革音 威清 永平

東新安左郡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義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新城左郡

孝懷 中曲 南曲陵 懷昌

圍山左郡

及刺 章平 北曲 洛陽 圍山 曲陵

建寧左郡

建寧 陽城

北淮安左郡

高邑

南淮安左郡

慕化 栢源

北隨安左郡

濟山 油潘〔公〕

東隨安左郡

西隨 高城 牢山

雍州，鎮襄陽，晉中朝荊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鄠城，襄陽別有重戍。庾翼爲荊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襄陽民戶流荒。咸康八年，尙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場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戶寡少，可并合之。」朱序爲雍州，於襄陽立僑郡縣，沒苻氏。氏敗，復還南，復用朱序。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

郗恢爲雍州，于時舊民甚少，新戶稍多。宋元嘉中，割荊州五郡屬，遂爲大鎮。疆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鄢郢北門。部領蠻左，故別置蠻府焉。領郡如左：

襄陽郡

襄陽

中廬

郢

建昌

南陽郡

宛

涅陽

冠軍

舞陰

酈

云陽

許昌

新野郡

新野

山都

池陽

穰

交木

惠懷

始平郡

武當

武陽〔五〕

始平

平陽

廣平郡

鄴

比陽

廣平

〔陽〕〔陰〕〔一〇〕

京兆郡

鄧

新豐

杜

魏

扶風郡

筑陽

郿

汎陽

馮翊郡

都

蓮勺

高陸

河南郡

河南

新城

棘陽

襄鄉

河陰

南天水郡

略陽

華陰

西

義成郡

萬年

義成

建昌郡

永興

安寧

華山郡

藍田

華山

上黃

南上洛郡

建武中，此以下郡皆沒虜。

上洛商

北河南郡

新蔡汝陰上蔡緱氏洛陽新安固始苞信

弘農郡

邯鄲圉盧氏

從陽郡（三）

南鄉槐里清水丹水鄭從陽

西汝南郡

北上洛郡

齊安郡

齊康郡

招義郡

右五郡，不見屬縣。

寧蠻府領郡如左：

西新安郡

新安 汎陽 安化 南安

義寧郡

筑 義寧 汎陽 武當 南陽〔三〕

南襄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武平

北建武郡

東萇秋 霸 北都 高羅 西萇秋 平丘

蔡陽郡

樂安 東蔡陽 西蔡陽 新化 楊子 新安

永安郡

東安樂 新安 西安樂 勞泉

安定郡

思歸 歸化 臯亭 新安 士漢 士頃

懷化郡

懷化 編 遂城 精陽 新化 遂寧 新陽

武寧郡

新安
武寧
懷寧
新城
永寧

新陽郡

東平
平林
頭章
新安
朗城
新市
新陽
武安
西林

義安郡

郊鄉
東里
永明
山都
義寧
西里
義安
南錫
義清

高安郡

高安
新集

左義陽郡

南襄城郡

廣昌郡

東襄城郡

北襄城郡

懷安郡

北弘農郡

西弘農郡

析陽郡

北義陽郡

漢廣郡

中襄城郡

右十二郡沒虜。

湘州，鎮長沙郡。湘川之奧，民豐土閑。晉永嘉元年，分荊州置，荀眺爲刺史。〔三〕此後三省，輒復置。元嘉十（八）〔六〕年置，〔二〕至今爲舊鎮。南通嶺表，層齒荊區。領郡如左：

長沙郡

臨湘 羅 湘陰 醴陵 劉陽〔三〕 建寧 吳昌

桂陽郡

郴 臨武 南平 耒陽 晉寧 汝城

零陵郡

泉陵 洮陽 零陵 祁陽 觀陽 永昌 應陽

衡陽郡

湘西

益陽

湘鄉

新康

衡山

營陽郡

營道

冷道

營浦

舂陵

湘東郡

茶陵

新寧

攸

臨蒸

重安

陰山

邵陵郡

都梁

邵陵

高平

武剛

建興

邵陽

扶

始興郡

曲江

桂陽

仁化

陽山

令階

含洹

靈溪

中宿

浚陽

始興

臨賀郡

臨賀

馮乘

富川

封陽

謝沐

興安

寧新

開建

撫寧

始安郡

本名始建，齊改。

始安

荔浦

建陵左縣

熙平

永豐

平樂

齊熙郡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晉永嘉元年，蜀賊沒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爲氐楊難敵所沒。桓溫平蜀，復舊土。後爲譙縱所沒，縱平復舊。每失漢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爲巴蜀扞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沒。雖時還復，而戶口殘耗。宋元嘉中，甄法護爲氐所攻，失守。蕭思話復還漢中。後氐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州境與氐、胡相隣，亦爲威御之鎮。領郡如左：

漢中郡

南鄭 城固 沔陽 西鄉 西上庸

魏興郡

西城 旬陽 興晉 廣昌 南廣城永元志無 廣城

新興郡永元二年志無

吉陽 東關

南新城郡

房陵 綏陽 昌魏 祁鄉 閬陽 樂平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齊安

北巫

上廉

微陽

新豐

新安

吉陽

晉壽郡

晉壽

邵歡

興安

白水

華陽郡

宕渠

華陽

興宋

嘉昌

新巴郡

新巴

晉城

晉安

北巴西郡

閬中

安漢

宋壽

南國

西國

平周

漢昌

巴渠郡

宣漢

晉興

始興

巴渠

東關

始安

下蒲

懷安郡

懷安

義存

宋熙郡

興平 宋安 陽安 元壽 嘉昌永元志無

白水郡

晉壽 新巴 漢德 益昌 興安 平周

南上洛郡

上洛 商 流風民二六 北豐陽 渠陽 義陽

北上洛郡

上洛 商 豐陽永元志無 流民 柽陽二七 陽亭 齊化 西豐陽 東鄴陽 齊寧永元

志無 京兆 新寧永元志無 新附

安康郡

安康 寧都

南宕渠郡

宕渠 漢安 宣漢 宋康

懷安郡二八

永豐 綏成二九 預德

北陰平郡

陰平 平武

南陰平郡

陰平 懷舊

齊興郡

齊興永元志無

安昌永元志無

鄖鄉

錫三〇

安富

略陽

晉昌郡

安晉 宣漢

吉陽

葭壽

東關

新興

延壽

安樂

東晉壽郡

右一郡，縣邑事亡。

弘農郡

東昌魏郡

略陽郡

北梓潼郡

廣長郡

式水郡

思安郡

宋昌郡

建寧郡

南泉郡

三巴郡

江陵郡

懷化郡

歸寧郡

東槀郡

北宕渠郡

宋康郡

南漢郡

南梓潼郡

始寧郡

江陽郡

南部郡

南安郡

建安郡

壽陽郡

南陽郡

宋寧郡

歸化郡

始安郡

平南郡

懷寧郡

新興郡

南平郡

齊兆郡

齊昌郡

新化郡

寧章郡

隣溪郡

京兆郡

義陽郡

歸復郡

安寧郡

東宕渠郡

宋安郡

齊安郡

凡四十五郡，荒或無民戶。

秦州，晉武帝泰始五年置。舊土有秦之富，跨帶隴坂。太康省，惠帝元康七年復置。中原亂，沒胡。穆帝永和八年，胡僞秦州刺史王擢降，仍以爲刺史，尋爲苻健所破。十一年，桓溫以氐王楊國爲秦州刺史，未有民土。至太元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則孝武所置也。寄治襄陽，未有刺史，是後雍州刺史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爲梁、南秦州刺

史，州寄治漢中。四年，桓玄督七州，但云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堅子宏爲北秦州刺史。自此荊州都督常督秦州，梁州常帶南秦州刺史。義熙三年，以氐王楊國爲北秦州刺史。十四年，置東秦州，劉義眞爲刺史。郭恭爲梁州刺史，尹雅爲秦州刺史。宋文帝爲荊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州名雜出，省置不見。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云秦州，而荊州都督常督二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氐爲北秦。領郡如左：

武都郡

下辯 上祿 陳倉

略陽郡

略陽 臨漢

安固郡

安固 南桓〔陵〕〔三〕

西扶風郡

郿 武功

京兆郡

杜
藍田
鄠

南太原郡

平陶

始平郡

始平
槐里
宋熙

天水郡

新陽
河陽〔三〕

安定郡

宋興
朝那

南安郡

桓道
中陶

金城郡

金城
榆中
臨洮
襄

馮翊郡

蓮勺
頻陽
下邳〔三〕
萬年
高陵

隴西郡

河關

狄道

首陽

大夏

仇池郡

上辯

倉泉

白石

夷安

東寧郡

西安

北地

南漢

益州，鎮成都，起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之永昌，晉之雲山之類是也。蜀侯惲壯以來，〔三〕四爲偏據，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以爲王國」。故立成都王穎，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爲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以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頌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爲刺史。州土壤富，西方之一都焉。領夷、齊諸郡如左：巴、涪陵二郡，見巴州。

蜀郡

成都 郫 牛鞞 繁 永昌

廣漢郡

雒 什方 新都 郫 伍城 陽泉

晉康郡

江原 臨邛 (從)〔徙〕陽〔三〕 晉樂 漢嘉

寧蜀郡

廣漢 升遷 廣都 墊江

汶山郡

都安 齊基 湔官〔三〕

南陰平郡

陰平 綿竹 南鄭 南長樂

東遂寧郡

巴興 小漢〔三〕 晉興 德陽

始康郡

康晉 談 新成

永寧郡〔三〕

欣平

永安

宜昌

安興郡〔三〕

南漢

建昌

犍爲郡

犍道

南安

資中

冶官

武陽

江陽郡

江陽

常安

漢安

綿〔水〕〔三〕

安固郡

桓陵

臨渭

興固

南苞

清水

沔陽

南城固

懷寧郡

萬年

西平

懷道

始平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南充國

漢昌

平州

益昌

晉興

東關

梓潼郡

涪 梓潼 漢德 新興 萬安 西浦

東江陽郡

漢安 安樂 綿水

南晉壽郡

南晉壽 白水 南興

西宕渠郡

宕渠 宣漢 漢初 東關

天水郡

西 上邽 冀 宋興

南新巴郡 永元志，寄治陰平。

新巴 晉熙 桓陵

北陰平郡

陰平 南陽 北桓陵 扶風 慎陽 京兆 綏歸

新城郡

下辯 略陽 漢陽 安定

扶風郡 見永元三年志

武江 華陰 茂陵

南安郡 見永元三年志

南安 華陽 白水 樂安 桓道

東宕渠獠郡

宕渠 平州 漢初

北部都尉

越嶲獠郡

沈黎獠郡

蚕陵令，無戶數。

甘松獠郡

始平獠郡

齊開左郡

齊通左郡

右二左郡，建武三年置。

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也。道遠土瘠，蠻夷衆多，齊民甚少，諸爨、氏彊族，恃遠擅命，故數有土反之虞。領郡如左：

建平郡

同樂 同瀨 牧麻 新興 新定 味 同竝 萬安 昆澤 漏江 談稟 毋單

存驪

南廣郡

南廣 常遷 晉昌 新興

南朱提郡

朱提 漢陽 堂狼 南秦

南牂牁郡

且蘭 萬壽 毋斂 晉樂 綏寧 丹南

梁水郡

梁水 西隨 (毋掇)〔毋掇〕〔三〕 勝休〔三〕 新豐 建安 驃封〔三〕

建寧郡

新安 永豐 綏雲〔三〕 遂安 麻雅〔三〕 臨江

晉寧郡

建伶 連然 滇池 兪元 穀昌 秦臧 雙栢

雲南郡

東古復 西古復 雲平 邪龍

西平郡

西平 暖江〔三〕 都陽 西寧 晉綏 新城

夜郎郡

夜郎 談柏〔三〕 談樂 廣談

東河陽郡

東河陽 櫟榆

西河陽郡

比蘇 建安 成昌

平蠻郡

平蠻 (穀邑)〔三〕 〔三〕

興古郡

西中〔三〕

宛暖

律高

句町

漏臥

南興

興寧郡

青蛉

弄棟

西阿郡

檉榆

新豐

遂〔段〕〔四〕

平樂郡

益寧

安寧

北朱提郡

河陽

義城

宋昌郡

江陽

安上

犍爲

永昌郡

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

永安

永〔四〕

不建

犍瓊

雍鄉

西城

博南

益寧郡

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啓置，領二縣，無民戶，自此已後皆然也。

武陽 綿水

南犍爲郡 永明二年置

西益郡

江陽郡

犍爲郡

永興郡

永寧郡

安寧郡

右六郡，隆昌元年置。

東朱提郡 延興元年立

安上郡 建武三年，刺史郭安明啓置。

贊曰：郡國旣建，因州而部。^{〔四三〕}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城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四四〕}代亡代有。

校勘記

〔一〕分荊州巴東建〔年〕〔平〕「建年」爲「建平」之譌，今改正。

〔二〕秦昌 晉書地理志同。按宋書州郡志、水經江水注作「泰昌」。隋志、寰宇記作「大昌」，蓋北周爲宇文泰諱已改也。疑「秦昌」爲「泰昌」之譌。

〔三〕漢玫 按「漢玫」不見於他地志。華陽國志、劉璋立涪陵郡，屬縣有漢葭縣。晉書地理志、涪陵郡統縣五，有漢復縣，漢葭縣。此「漢玫」非「漢葭」之譌，卽「漢復」之譌。

〔四〕太元中 「太元」原譌「泰元」，各本並譌，下秦州序「太元十四年」亦同譌，今改正。

〔五〕舊郢以北〔堅〕壁相望 據殿本補。

〔六〕舞陽 南監本及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作「舞陽」。

〔七〕元嘉〔宋〕〔末〕 據局本及宋書州郡志改。

〔八〕油潘 殿本考證云：「南監本無『潘』字。」

〔九〕武陽 宋書州郡志作「武功」。案武陽前漢屬東海郡，後漢省。東晉南渡，徐、兗屬邑，例僑置於江淮南北，甚少寄治襄陽附近者。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武功縣。疑作「武功」爲是。

〔一〇〕〔陽〕〔陰〕 「陽」各本並同。宋書州郡志作「陰」，案陰爲漢舊縣，屬南陽，作「陰」是，今據改。

〔一一〕從陽郡 「從陽」毛本、殿本作「順陽」，下從陽縣同。按蕭子顯避梁諱，「順」字皆改作「從」。

〔三〕南陽 毛本、局本作「武陽」。案武陽前漢屬東海郡，後漢省。東晉南渡，徐、兗屬邑，例僑置於江淮南北，甚少寄治雍州襄陽附近者，疑作「南陽」爲是。

〔三〕苟眺爲刺史 「苟眺」晉書杜弢傳、通鑑晉永嘉五年作「苟眺」。晉書懷帝紀作「苟眺」。按殿本、局本又譌作「苟晞」，苟晞晉書有傳，未嘗爲湘州刺史也。

〔四〕元嘉十〔八〕〔六〕年置 宋書文帝紀，元嘉十六年正月，分荊州爲湘州。今據改。

〔五〕劉陽 「劉」各本作「瀏」，劉瀏古今字。倖臣傳呂文顯封劉陽縣侯。

〔六〕流〔風〕民 據南監本刪。按宋書州郡志亦作「流民」。此衍一「風」字，而以流風、民爲二縣，非也。

〔七〕拒陽 宋書州郡志作「拒陽」。

〔八〕懷安郡 南監本、殿本及宋書州郡志並作「懷漢郡」。

〔九〕綏成 宋書州郡志作「綏來」。

〔十〕錫 續漢書郡國志、宋書州郡志同。漢書地理志作「錫」。應劭曰音陽。如應音，字當作「錫」。

〔二〕南桓〔陵〕 據南監本、毛本、殿本、局本補。按宋書州郡志亦作「南桓陵」，蓋益州南新巴郡有桓陵，北陰平郡有北桓陵，故此云南桓陵也。

〔三〕河陽 兩漢志、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水經漾水注並作「阿陽」。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云：「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本或作河陽者非。」按阿陽之作河陽，最早見於此志。其後周書獨孤

信傳、隋志、元和志、寰宇記並作「河陽」。寰宇記云：「河陽，漢置縣，在河之西北，故曰河陽。」

〔三三〕下邳 宋書州郡志作「下辯」。

〔三四〕蜀侯惲壯以來 「惲壯」，各本並作「惲杜」。按此謂蜀侯惲、相陳壯事，並見史記秦本紀及華陽國志，今改正。

〔三五〕（從）〔徙〕陽 各本及宋書州郡志並作「縱陽」。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云：「『縱』兩漢志、晉志並作『徙』，當以作『徙』爲是。南齊志作『縱』。『徙』之傳寫爲『縱』，未知誤自何時也。」今據改。

〔三六〕潯官 南監本及宋書州郡志作「晏官」。

〔三七〕小漢 南監本及宋書州郡志作「廣漢」。按廣漢，漢舊縣，屬廣漢郡。漢時縣名與郡名同者，往往加「小」字以別之，故廣漢亦稱小廣漢，疑此「小」字下脫一「廣」字。

〔三八〕永寧郡 「永寧」南監本、局本及宋書州郡志作「宋寧」。按蕭齊代宋，故改「宋寧」爲「永寧」。

〔三九〕安興郡 「安興」南監本及宋書州郡志作「宋興」。按蕭齊代宋，故改「宋興」爲「安興」。

〔四〇〕綿〔水〕 據宋書州郡志補。

〔三一〕（毋）〔毋〕椶 據漢書地理志改。按漢書顏注云：「毋讀與無同。椶音之悅反，其字從木。」又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說文椶從木，從手誤。」又毋單、毋斂、百衲本並譌「毋」，亦據續漢志、華陽

國志改正。

〔三三〕勝休 宋書州郡志作「騰休」，成孺校勘記云：「『騰』兩漢志作『勝』，晉志作『滕』，南齊志亦作『勝』。」案水經溫水注亦作「勝休」。

〔三三〕驃封 兩漢志、華陽國志、宋本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水經溫水注並作「鐔封」。

〔三四〕綏雲 宋書州郡志作「經雲」。

〔三五〕麻雅 宋書州郡志作「麻應」。

〔三六〕暖江 宋書州郡志作「溫江」。

〔三七〕談柏 宋書州郡志同。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華陽國志作「談指」。晉書地理志作「指談」。

〔三八〕〔穀邑〕〔鼈〕 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作「鼈」。案宋本晉書地理志已譌鼈爲「敝邑」兩字，齊志又譌「鼈」爲「穀邑」，今改正。

〔三九〕西中 宋書州郡志作「西安」。

〔四〇〕遂〔段〕 宋書州郡志東河陽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西河陽，領楸榆、遂段、新豐三縣。」遂段、新豐二縣，二漢、晉並無」。據此，「遂」下蓋奪「段」字。今據補。

〔四一〕永 各本並同，疑有奪字。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永昌郡有永壽縣，此或「永」下脫「壽」字。

〔四二〕因州而部 「部」毛本、殿本作「剖」。

〔四三〕遷徙叛逆 「徙」毛本、局本作「移」。「叛逆」，初學記八引作「區併」。

